皇明大政紀

皇明肅皇外史卷二十四

臣濟川范守己謹輯
金谿閔師孔謹校
秣陵博古堂謹鐫

庚戌嘉靖二十有九年春正月黜汝進削籍

嵩銜汝進劾已至是大計天下吏令吏部削其官

[附錄]湖廣巡撫林雲同列御史李廷春先知石首縣姦貪狀廷春亦列雲同鄙汚俱奪職聽覈

二月加李本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巡按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

初　太祖置市舶司于　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有無詰

海貨抑奸賈使利權在上且以省戍守費後以黃渡通
京圻敗置于福浙廣東旣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舶司
不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夏言謂禍
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爲奸商所壟
賒取轉鬻動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
意以讐奸商而貴家取負更多甚于姦商番人泊近島
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
謂不爲禦倭及官爲出師復恫喝番人間以好言啗之
冀他日復主我而復沒其貨番人積怒日久乃盤據海
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無徒及失職衣冠士失
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爲之諜間鄉導弱者計飽暖强者

奮臂欲泄其憤。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襲王者衣冠。刼掠瀕海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紈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鐫黜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譁者四起。竟陷紈落職。巡按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覆議行浙中藩臬諸司集議可否從之。

三月策士奉天殿。

策士三百有二十人賜唐汝楫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刑部尚書劉訒削籍。以故都御史胡纘宗于闕廷。

命嚴嵩兼支官俸。

時劉訒與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會奏王聯以

綏罪重因奏許訨曰胡纘宗詩寓頌美無訕謗意。其餘情犯尤在可原。下內閣擬旨嚴嵩謂訨爲河南人黨纘宗。帝怒曰旣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英皇句。其爲比護明甚。纘宗廷杖四十。與訨俱削籍爲民。僑良才奪俸半年。承問司官及吏俱下鎭撫司刑鞫嚴嵩對制平獄公忠可嘉。命兼支大學士祿俸。

封陶仲文恭誠伯辭許之。

聖諭禮部尚書兼秉一　眞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厥功大矣。特封恭誠伯。誥歲祿如例須給仲文疏辭從之。

貴州叛苗陷印江縣。及石阡府。

衍萬鏜撫湖貴苗湖苗帖服貴苗雖稍戢而未大懲創
内寔驕蹇不用命及鏜召還苗魁龍許保吳黒苗復倡
亂焚刼州縣迄無寧歲廷推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爲右
都御史仍開府辰州撫勦之岳至辰集諸司議多言林
箐深密累勦無功撫之便但不就撫戍之使不出掠可
耳岳疏陳撫守非長久之策必勦以兵然後可議撫守
巡撫貴州都御史李義壯附鏜撫議不欲變岳劾義壯
不受節制弗肯協謀勦賊下兵部覆議奪義壯官回籍
聽調亡何苗攻陷印江縣復寇石阡府貴州震動事聞
帝降詔切責岳李義壯削籍聽理

六月革鎭江總兵官

初秦璠王艮出没江沙為患地方兵部議置總兵官駐師鎮江儀真二處勦之已而盜平相沿不革至是御史趙錦上言鎮江總兵官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反覆千餘言下兵部覆議從之

虜入大同塞總兵官張達擊虜敗績及副帥林春俱死之初翁萬達召入部尋以艱去而周尚文亦病卒乃以侍郎郭宗皋代萬達總督以張達代尚文將兵宗皋至鎮偵虜將大舉奏徵延綏寧夏保定各鎮兵戍大同從之至是虜酋俺答率眾數萬潰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於谷中而以羸騎百餘嘗我軍偵卒信之走白達達素以果敢顯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

馬蹶。集亦死。副帥林春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援達。不克亦死之。虜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贈達官左都督。春都督同知。任春子指揮。尋以言官言。亦任達子。俱賜謚爲祠春秋祀之。

逮繫郭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燿于詔獄。杖宗臯燿于闕廷。謫戍邊。諸部將俱論死。

燿死杖下。宗臯戍遼東。邊將戴綸徐仁歐陽安等俱論死。長繫刑部獄。

以仇鸞爲宣大總兵官

初鸞以許銑坐廢。居京師邸。至是宣大缺總兵。鸞賂嵩子世蕃。求起。兵部承指推用。乃加鸞太子太保。總宣大

兵復奪情起翁萬達代宗臯總督以萬達不能速至先以兵部左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爲都御史代耀巡撫帝以非常遣發慰勞篤至

閏六月飭督學官

給事中楊允繩上言祖宗取士以經術爲重匪徒以繪句絺章校長一日也邇來士子但逞浮靡之辭不勑篤行下者徂驕恣雎干謁假託皆緣督學官尚文藝而輕行檢也乞勑銓曹愼選督學官用端士習帝曰督學官實士子表率今後愼選行誼端方者以充其任勿得徒尚秕文循資濫擢

秋七月福建備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論死故都御

[illegible][illegible]紈自殺。

給事中杜汝禎御史陳宗夔劾紈偪急周章聽信姦回顓擅刑殺清操雖厲于平日而明慮難逃柯喬盧鏜黨比匪人擅殺無辜罪當論如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覆議如所劾奏。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獄待決紈聞 命惶懼適有官校來吳江逮繫故天津副使朱鴻漸詣京偵者妄言逮紈紈聞之仰藥死士論惜之。

八月申陶仲文前命加嚴嵩上柱國辭公希忠等陞賞有差。

丁丑虜入薊州塞。

初蘇佑至宣大郎請益兵餉未報而虜酋俺答狼台吉

復擁衆窺大同仇鸞懼遣厮養時義以重賂賂虜令移寇他塞勿復犯大同虜啣以賂故遂東去鸞乃奏虜衆東行恐侵宣薊震驚京師請移師駐居庸以備不虞而諜者復白虜中語欲寇薊遼間兵部謂　帝厭警報不悉以聞已而警報數至乃奏發諸邊兵萬有二千京營兵二萬有四千分布宣薊諸關隘諸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不能見敵以爲常虜至宣府知有備不敢近乃走薊州塞初薊州外列朶顏福泰三衛虜亦不敢近邇歲三衛懷反側結虜自爲重乃爲鄉導故虜衆由三衛地寇薊州是月乙亥虜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乃佯督衆綴我師而別

遣精騎具鍬钁挾他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丁丑虜衆悉入圍順義弗克遂長驅入内地矣

戊寅虜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召諸鎮兵勤王初巡按畿内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議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 國家咽喉處也急趣吏民城守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爲虜用夜半虜至營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不得渡乃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王忬夜爲疏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纔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杖庫閹又援例勒賄金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 帝大驚遣都御史

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四隅。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陴睨間。復令四方來試武舉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帝猶慮不固。檄召諸鎮兵速來勤王。

己卯。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京。庚辰。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京。

時鸞先駐師居庸。故首得命。即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兵五千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

以咸寧侯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勤王諸兵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

帝嘉勤王師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使躡虜衆而拜鸞爲大將總諸鎭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戎務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復以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變有論奴邊將戴綸等立功自贖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間京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

戶部尚書李士翺等奪職

時變起倉卒勤王師各輕騎馳至糗糒不具有命犒賚

之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檄往復越二三日纔
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甕罌釜甑皆無所需
故士卒饑甚都督陸炳言戶部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
士多餒死帝怒奪士翺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

辛巳虜犯京師

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
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
傷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內帝
命啓門扉納我民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嬰其鋒者

壬午虜求入貢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

衍虜執御廐內臣去不之殺。縛見虜酋俺答答爲嫚書。
遣二人持還求入貢。帝召大學士嵩本及禮部尚書
階對便殿。因出虜書示之。命集廷臣議通貢可否。日午。
羣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
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俟
帝裁。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
恐後生懦夫闇不解事。萬一多書可許。則三千人入城
恐爲鑾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宮闕。乃不務
驅逐而畏其恫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盟。斷不可者。
檢討毛起則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
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以爲不可。奏入乃止。

以趙貞吉爲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宣諭行營將士。

集議奏入時已向夜。 帝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熒火燭空。大震懼。鬨中宮稍稍道貞吉毛起語。乃馳使召二人入對西內。各給筆劄。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 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束罪。以作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夙昔至將冒其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卽予百金。捐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奏上。大學士嵩卽請命貞吉齎金出城諭賞虜首。 帝從之。御批疏上。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予金五萬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將士。博斬虜首。

癸未虜犯　諸陵

虜由翠華城犯　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帝御奉天殿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及總兵羅希韓詣京。王儀至京削籍。

時　帝久不視朝。以羣臣請。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　帝始出御殿降勑切責諸大臣。遂還宮。羣臣出就午門下。跽聽宣勑。皆惴慄。計有所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勑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師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愞不戰削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猶得徐圖後效云。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

外而自閉闔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虜少却鸞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發捕兵執鸞兵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巡厫御史上其狀　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甲申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于詔獄

初虜逼通州汝夔聞警恇懦葸甚束手無所措募偵者無慣卒出郊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虜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惴長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希忠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掣調掩飾之兵疲不得息家人齎食莫知所饑而不知誰所製

調也爭詈丁某丁某欲魚肉之語頗徹禁中既而勤王
師至廪餉不能時兵饑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
往椎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遼陽
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
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鑾方被寵雖獲大同軍行
掠者不敢置之理必以聞　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
亦出饑疲令付鑾自處分而鑾殊不呵禁汝夔不得已
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而
恒自詭爲遼陽軍民間不知故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
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城下乃汝夔益周章恐或喪
師令諸將勿輕戰而諸將恇怯不敢戰者皆諉言汝夔

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恚詈遍街衢矣而鸞機譎稱率兵往擊虜乃虜在城下鸞顧遠屯郊坰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虜與否而楊守謙被　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虜　帝聞之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併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毀諸中貴園墅諸中貴爭環　帝泣訴汝夔守謙貳于虜先是　帝望見城外火巳心恚諸治兵者聞中貴泣訴乃　命執汝夔下詔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入俱下法司鞫訊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

丙戌逮繫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于詔獄廷杖之奪其祿秩　京師解嚴

顒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胥史錄不速竟。時 帝坐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 帝大怒。謂顒等比歡。將有所規免。俱逮繫下獄。各廷杖奪祿有差。時虜已東去京師解嚴矣。

丁亥。杖給事中張侃等于闕廷。削侃籍。

是日。 帝命斬汝夔守謙。刑部都給事中張侃。及左右諸給事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 帝愈怒。逮侃等杖于闕下。侃百餘。悉五十。仍削侃官。斥歸田里。

棄丁汝夔楊守謙于西市。

初虜犯城下。汝夔問計于大學士嵩。嵩曰。此非邊地比。戰敗可掩而欺也。莫若按兵勿動。虜飽當自去。故汝夔

下令勿戰。及被逮。求居閒于嵩。嵩恐汝夔露前畫。紿曰。毋慮。吾爲之地。汝夔亦信嵩素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夔首以徇。勿令收瘞。放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杖左諭德趙貞吉于闕廷。謫任嶺南。初貞吉齎金五萬兩。稱詔出城。至鑾營宣諭之。鑾曰。吾軍與虜逼。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貞吉無措足處。遂入城。至是復　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　帝怒。命杖九十。謫爲荔浦縣典史。

己丑。虜出古北。

虜掠得金帛羸畜。捆載北去。欲西奔白羊口出塞。而留

餘衆京城外疑我師。巒率諸鎮兵尾之。自羊口守將扼其險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弱關下。擁衆復東南行。至昌平北與巒軍遇。巒不意虜還。倉卒不能陣。虜縱騎蹦之。死傷千餘人。幾獲巒。得臧與綸徐仁救免。虜乃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塞。諸將不敢逼。徐尾其後斬遺弱八十餘級。以捷聞。

王汝孝逮繫至京。謫戍邊。

初命官校收汝孝。道梗不能至。汝孝復躡虜。斬有首功。及逮至即訊。竟得以後功末減。謫戍邊。不然與丁楊同科矣。

九月辛卯朔。虜衆盡出塞。

遣侍郎駱顒賑撫被虜郡縣。

遣戶部侍郎駱顒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創痍。賑貸之。

李士翱削籍。

吏部糸士翱。及工部尚書胡松。兵部侍郎謝蘭。并各司郎吏。差別處分。帝命士翱削籍。蘭改南京職方郎中。王尚學下獄。謫戍邊。餘奪級奪俸有差。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希忠。遂安伯鏓。

時京營廢弛日久。中貴諸將領私役伍卒什四五。及亡者。俱按空籍給月廩。而充行伍者。乃多尩羸不任兵。以為常。提督朱希忠等。因循役占尤甚。戶部郎中汪宗

凱論劾。不報。至是王邦瑞復以爲言。乃勒罷忠柄奪朱希忠陳鏸兩月俸。停其提督中外。咸謂未蔽法云。

立戎政府。加咸寧侯鸞。太保。入理戎政。

初鸞總諸鎭兵尾虜首尾得二百級鸞自劾無功。帝優詔慰之。進位太保。賜金帛厚甚。及朱希忠等罷乃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鸞理之。爲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爲鸞副鸞請張鶴齡故第改建府牙居之。小廨四週居大同兵五百自衛日用以訓練京軍云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事中燧復持法不爲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擿陷

燧逮繫廷杖出補外鸞又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主事不便皆革之所言無不從益驕橫矣

以翁萬達爲兵部尚書。

初以萬達總督宣大代郭宗皋萬達不至乃以爲兵部尚書而以蘇佑爲眞總督代萬達。

置薊遼總督大臣

初設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鎭隷焉改孫襘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

張岳進兵討貴州苗

初苗陷印江縣。帝切責岳岳深知撫戍俱非策乃主進討共湖廣苗仍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而大集土漢

兵討貴州苗。總兵官沈希儀督聽理參將石邦憲等分哨並進兵命湖廣參議張景賢貴州副使趙之屏監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 京師。

勅遣四御史分道募民兵于畿輔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各散去如踐更卒例云。

選各邊鎮銳卒入衛 京師。

咸寧侯鸞上言選抽各邊銳卒入衛 京師宣大二鎮共選若干人爲四部令歐陽安統領與各選卒依期入衛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于門戶乃縱之入而與之格鬭堂奧之閒鮮不危矣 帝不聽命二

鎮卒姑不預徵寇若東犯。卽星馳入援。聽大將軍布置。違者重治。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矣。

以京營將分練邊兵。

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諸將。分詣各邊訓練士卒。待師期于是邊兵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又恣意陵轢。朘削自營。且不任邊責。人人自危矣。

議征北虜。

咸寧侯鸞請駐師宣大。閱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往搗虜廷。以舒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

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

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醜虜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

寢。荼毒元元。惡貫盈滿。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

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決策

請行。除兇雪忿。千載一時。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即令整

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精利器

械。臣松等之職。皆當矢心協慮。先事預圖。比及大舉。庶

不後時。而迅雷之下。虜將不及掩耳矣。帝悅。從之。于

是命戶部大括各處積貯。及歷年逋負。以備軍興。

附錄王邦瑞遵命抽選京營兵。分隸三大營。禮部請擇

日告于太廟。從之。

十有一月置三輔經略大臣。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各設經略都御史。以翁萬達至𢜶期。謫駐易州。召許宗魯駐昌平州及通州王忬爲三輔經略使。

議祔　孝烈皇后。禮部議祧　仁宗。祔　孝烈皇后于　太廟之九室。不果。

以王邦瑞爲兵部尚書。

雲南盜那鑑大掠元江諸處。王舍那鑑謀不軌。殺元江土知府。奪其印綬。嘯聚數千人。流刼郡縣。撫按官上其狀。命兵部議剿。久之乃平。

咸寧侯鸞疏易四將。

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官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官李鳳鳴成勲。互易其地。 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仇鸞論薦四將。求濟戎務。 皇上曲賜俞允。宸筭淵深。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謹遵奉施行矣。第念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 天子之重柄。 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諸臣。集議朝堂。從公推舉。然猶不敢定擬。每上二人恭俟 裁定。所以慎重其任。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心向。妄生睥睨者乎。 皇上聖明推心

賢師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匪輕聖人舉措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披瀝于君父之前也

帝曰戎政初修忠賢是托況朕有密諮匪彼專擅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亦不待彼更易矧勞朕心耶一籌未發先攻毀大臣謀國之忠固如是乎既而復諭

廷臣曰昔我　二祖兵柄多出達能諸將未有作訪者邦瑞以虜退未受加擢是又翟鵬之怨上也今毋曰破格寒事而盡忠者乃不能容儻虜再至又效汝夔之誤國耳故諭中外知之邦瑞聞諭莫知所措

咸寧侯鸞帥師禦虜

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擊虜久不敢出塞乃稍至近

境。夜襲虜。斬老弱數級。無功而還。鑾自劾無功。置不問。

附錄陸炳。請以大慈恩寺故址。爲射所。從之。

十有二月。張岳大破諸苗砦。

岳以九月進兵。至是月屢破諸苗。俘斬二千餘人。龍許保毋妻姬女皆就擒。餘苗跳匿林菁。凍餒死者殆盡。巢砦俱燬。窖藏俱發而火之。該道稱許保亦獲。第未逮至。岳乃具疏以捷聞。撤所徵兵歸鎮。留石邦憲撥捕餘黨。初邦憲以印江陷被劾解職。聽理。岳歷數邦憲功。疏留之。至是竟賴破苗云。

逮繫刑部郎中徐學詩于詔獄。

初　帝以虜患諭羣臣。令人人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

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馬勳貴之結納外馬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亡論藩臬參遊諸冗員所欺納即督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輒索千金其他珎異奇玩諸物尚難計數此非朘軍餉則剝民脂而來也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來有漸矣而嵩泄泄馬自謂得計其糾論序班龔桔疏自云尺帛不受門可羅雀將誰欺欺天乎此猶無事時然爾即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宜懲往毖今捐軀以贖前愆而猶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貪饕如故恬不畏明縱子世蕃受奪職總兵李鳳鳴白金二千兩起補薊州

總兵則鳳鳴必將掊尅邊卒倍蓰取償安望其礪兵養銳以爲京師之屏衛哉又受昏儧郭琮白金三千兩以爲督運總兵則琮亦必掊尅運卒倍蓰取償安望其釐姦清弊以爲漕河之保障哉世蕃又索史館吏胥陳世良等白金千有二百王府科吏盛克祐白金三百綱利之窟不遺巨細前此所未有之貪也自九月初旬以來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斬車至四十乘潞河樓船十有二艘相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職以誑道路于誅已得矣如君父何臣每接士大夫語嵩父子亡不切齒痛心而七八年間無有少敢牴牾者誠以世蕃狡鷙擅執大政諸衙門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問嵩又機械足以

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投機搆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强辯。而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當路懽心。而緘其口舌。如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于遷除考覈之餘。給事中王燁。陳垲。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禍也。伏乞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以委任而責成之。則內有順治。而外自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　帝謂其乘伺報復。逮下鎭撫司考訊。具奏。

辛亥嘉靖三十年。春正月。朴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編

彼虜薄城下求通貢下廷臣集議楊貞吉以爲不可毛
起以爲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衆中大言
曰貞吉指喋喋不休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
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喋喋弗言故小吏言之奚罪也已
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
師數萬人遊擊虜以惰歸勢必大捷中國之氣可伸不
報當是時大學士嵩獨用事數寢格邊檄而當時重臣
慮誅輒入賄求嵩居間冀有所解免苟且日甚鍊抗疏
劾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遏鄙若膏肓鐵石不
開谷諏方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日夜圖惟

以求自全且以朝廷之賞罰爲自己出故人人皆討嵩愛憎而不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因歷數其十大罪及夏邦謨承受顧指關通賄賂狀請并誅斥　帝怒杖于廟廷編管保安州爲民

二月王邦瑞罷以趙錦爲兵部尚書

邦瑞疏備虜五事　帝曰兵部正官焉用建白是因文峯責耳因詰責之邦瑞懼上疏乞休從之

徐階請立　皇太子不聽

大計夏邦謨罷

三月以李默爲吏部尚書

議裕軍備

虜北伐議急　國計告乏之。逮議諸臣或欲徵歷歲之逋欠。或欲加賦于民。紛沓不一。給事中劉體乾上疏曰。近自北虜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而撻伐之。顧國計告匱。逮議諸臣。一切為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大計。但聞蘇軾有言。所謂豐財者。非必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而已。由軾言觀之。則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　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計至于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于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不止于十萬也。以是推之。成化視洪武為冗。今視成化

為尤冗遠視宋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奚啻倍蓰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選充漸多中書等衙門之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書寫人役及以大工陞除者狐媚倖攀途轍不一蠅營鼠竊窠臼尤多臣不能悉數蓋巳萬萬于
祖宗時矣其所以糜爛財賦者豈少少哉乞勑大小衙門一應冒濫人數逐一查革務從簡約庶見爲國節財之意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不下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用日增

以致不足。其本寺進御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而內監官輒以所進鸞之行戶。復爲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頓異者。內官之滲漏乾沒其間也。其他供應衙門。轉移侵盜。未易悉數。乞勑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科道官查覈　奏繳。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將沛然有餘矣。所謂清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除。所省不下十萬金。朝焉在彼。暮焉在此。見效甚速。爲力尤易。民既不擾。而國亦不乏矣。不報。

初與虜通馬市。

初咸寧侯仇鸞聲言北伐。實內畏虜。乃密遣時義結俺荅義子脫

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我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求通市，佑以譯書上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議，上從之。議遣使主市事，乃起前兵部侍郎史道兼都御史，往大同地方，處置邊務，總理互市。

湖貴叛苗入思州府，執其知府李允簡以去。

初張岳討諸苗平，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奏請撤兵，而留石邦憲等搜捕其黨。至是許保復糾湖苗附巳者百餘人，出劫思州。其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戍卒，特苗平，防戍頗懈。知府李允簡方視事，羣苗詐稱瞿唐卒來更戍，突入城中，殺掠吏民百餘人，執允簡及

經歷知事掠帑藏以去石邦憲聞之急遣兵邀其歸道犂苗懼縱允簡等還各走小徑遁入林箐中邦憲兵邀擊擒斬數千人張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司及酉陽宣撫司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既而各擒斬湖苗數十人餘黨悉以撫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能獲岳檄邦憲等懸賞購之

大計京官

先是吏部請計京官 帝命二月內舉行至是嵩父子恫喝吏部中傷善類甚衆嵩銜徐學詩劾已削籍未紓其忿併黜其兄中舍應豐吏部奏上 帝察其枉抑中旨留用然亦不問奏黜所由也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謫補外。

初繼盛爲南京驗封主事。三年職滿入計。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適許虜通市。繼盛上疏。力言通市有十不可。一忘天下之大讐。二失天下之信義。三損國家之威重。四隳豪傑效用之志。五懈天下修武之心。六開邊方通虜之門。七起百姓不靖之漸。八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墮胡虜狡詐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圖。十難相繼。歷數彼我情狀。如指諸掌。復舉羣臣建議互謬。條析其失。請收通市成命。銳意進討。　帝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咸寧侯鸞忿然曰。豎子目不識虜。宜其易言若是。密疏駁之。　帝中變。下繼

虜覘勿窺我邊圉至是　帝以虜酋欵塞欲撤之忽報虜有異謀　帝諭廷臣曰朕于十有九日欲撤鎮虜法壇二十日卽有警報玄威所祐亦不可忘初宣大總督何棟至鎮數請修舉邊防下兵部覆議從之然皆備邊常譚至是給事中何光裕乞勅棟廣施謀略勿得專事修築從之

六月沅江盜那鑑殺雲南布政使徐樾

初那鑑悖叛守巡官議用兵征剿巡撫都御史顧應祥獨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焉用兵爲會應祥遷南京兵部侍郎去都御史石簡代至督兵進討那鑑詐降討請重臣入城撫諭羣盜簡信之檄布政徐樾往徐樾亦不

自爲備直抵沅江城下那鑑指頋羣盜執檝殺之巡按
御史趙炳然以狀聞帝怒奪簡官予檝祭葬贈廕焉
附錄復諭戶部市龍涎香數歲如何不爲奏進尚書孫
應奎上言已嚴行各撫按官訪買遣官十五人勒期催
取矣數歲不至不勝警惕帝曰此物民間俱有但因
部內求覔不肯將出耳
秋七月虜酋俺答獻我叛人蕭芹等于塞上
初華人蕭芹張板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
出塞降虜俺答以爲小酋丘富每敎虜以火食屋居虜
竟不敢屋居也爲築板升處之是春馬市甫通俺答頗
利之芹等弗肯靖仍誅入塞鹵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

義喑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爲然遂擒芹及
張攃隆王得道等三十餘人檻至大同塞下納降譯書
總督史道所轉聞于朝其喬源丘富等三十五人俱走
免史道收芹等于大同獄分遣緝捕官卒四捕源富等
不獲乃上言內閣元輔贊翊睿謀戎政大將功收互市
其家卒時義結信虜酋縛歸兇逆功當首論下其章于
兵部
加咸寧侯鸞太子太傅及增歲祿任其一子進史道兵部
尚書以時義爲指揮僉事
兵部覆奏蕭芹等世居中國久荷生成乃叛入外夷謀
爲不軌馬市甫成侵犯繼至幸荷　皇上至德潛孚玄

威遠播誘俺答之衆寢妖氛之氣遂收不戰之功實非人力所能致者仇鸞赤心報國銳志安邊史道威宣沙漠信孚犬羊蘇祐何思等整轄兵餉協助猷謀家卒時義蹈不測之虎穴喻無信之犬羊均有可嘉乞勑禮部卜日告報玄貺鸞道等特加恩廕擢賞以爲人臣竭忠任事之勸帝曰各臣忠誠盡職允可嘉尚其加鸞太子太傅祿米二百石廕一子錦衣衛千戶進道兵部尚書仍督邊務各賜白金五十兩紵幣八束蘇祐何思各各賜白金四十兩紵幣六束時義陞指揮僉事仍賜白金百兩其餘陞賞有差

八月叛人蕭芹等伏誅

冬十月。獲朶顔叛夷哈舟兒陳通事。有事于郊廟社稷。

初哈舟兒陳通事潛結北虜。導入薊州寨以致深掠畿輔。禍及京師。至是復來塞内偵我虛實爲遊徼卒所擒總督薊遼侍郎何棟以聞。因械繫二逆至京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致。宜告謝雷霆洪應壇遣官告于兩郊太廟社稷帝王廟次日羣臣具服稱慶行獻俘禮。從之。

十有一月。哈舟兒陳通事伏誅。

加咸寧侯仇鸞太傅。太子太師。增歲祿。進何棟兵部左侍郎。各任一子。任太學士嵩一子。錦衣衛指揮。加太學士本尚書禮部尚書階少保。任一子。加成國公希忠太子太師。左

都督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史道兵部尚書趙錦俱太子
少保各任一子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哈舟兒陳通事日尋干戈屢犯疆
埸鈞致虎豺深入內地以致畿輔震驚流毒內外賴我
皇上精誠格于上玄神貺昭于丕顯蠢茲二逆一日就
擒師既無征功收不戰大小臣工莫不仰荷玄恩孰敢
貪天功以為己力也第據迹而論咸寧侯仇鸞總督何
棟總兵官陳勲都御史吳嘉會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
徐階尚書史道成國公朱希忠左都督陸炳并臣錦等
均蒙天祐以效微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擬
帝降旨仇鸞忠勤懋著加太傅太子太師歲增祿米百

石。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陞左侍郎。仍總督邊務。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成勳陞都督同知。吳嘉會陞右副都御史。嚴嵩管階已極。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李本陞尚書。徐階加少保。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朱希忠加太子太師。陸炳加太子太保。史道趙錦加太子少保。各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陞賞有差。

十有二月虜寇大同塞。

初史道至宣大市事。虜以羸馬多索價值。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若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矣。虜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

諸營堡俱壞戍卒俱撤散虜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復上言虜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以粟豆科道交章論阻之虜又請開市于遼東時許宗魯巡撫遼東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虜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虜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鎮巡等官多方備禦仍遣使虜中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啟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及零騎侵犯儻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下兵部議尚書趙錦覆奏自古禦戎之道戰守爲上羈縻終非長策今開市甫畢而虜寇三入防微杜漸誠宜審處帝命總督

官偵探備禦仍嚴私自通虜之禁違者巡按御史指實參究

李默罷爲民以萬鏜爲吏部尚書

壬子嘉靖三十有一年春正月虜寇大同塞

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虜寇敢於歲初擁衆入犯俺答之約束全無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宣大薊遼各總督鎭巡等官督令將士合兵征勦仍勑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尋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　帝曰虜賊非時擾攘官兵不能防禦顯是平日專恃馬市全不隄備故爾今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附錄】御史李承華上言：薊鎮邊關，先年奏留興營及各衛邊卒，分隷防戍，已成土著之業。今仇鸞奏留班軍，盡數改撥，有拂人情，恐生他變。事下兵部，覆議從之。

二月，虜入大同塞，指揮王恭禦之。

是月，帝諭兵部曰：虜情變詐，反覆不一，爲今日計，惟有大震兵威，用張殺伐，庶有以舒華夏之氣耳。尚書趙錦上言：大將仇鸞領各邊兵入衛，卒六萬八千人，天下精兵，無以踰此，而宣大戍卒又十有一萬，大震兵威，用張殺伐，此其時也。若復觀望依違，坐悞事機，臣等萬死何足贖罪。第鼓勇建功，以仰副我皇上眷遇之隆，則在大將鸞所當自盡耳。帝曰：兵馬既多，即令大將分

布逐勦。勿悞事機。時戀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故亦不嚴勑邊將。協力防禦。而大同總兵官徐仁復驕縱。聲言既與虜平。無庸戍守力。恣意朘削。爲槖裝計。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近邊將報虜有小警。輒匿不聞。有拒殺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貢市爲名。往來官寺。有司稟餼惟謹。稍有拂意。輒爾大鬨。其黠狡者。變易衣帽。直入堡城內。姦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虜衆萬餘入塞。抵懷仁縣管家堡。大掠居民。總兵徐仁。副總兵王懷邦。叅將張騰。游擊劉潭。京營左擊孫麒。各擁兵觀望。不爲逐勦。潭又陰遣廝卒結虜嚮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虜。戰于管家堡。

力屈劫之虜得利遁去總督侍郎蘇祐上其事帝命兵部遣急諜者偵虜虜衆多寡是夜以聞

械繫大同總兵官徐仁參將張騰等詣京考訊

代府饒陽王上言徐仁恃虜與平朘削軍饟及至有警移疾避艱游擊將軍劉潭鈎虜通市妄稱貢馬都御史何思不察虛實誤聞于　朝須給綵緞招徠夷人任其出入官寺酣飫鮮醇是以餘寇歆豔大肆猖獗而巡按官猶以通市故不容傳報轇轕中夏大圮邊防莫此爲甚下兵部覆議各官俱宜重懲帝命錦衣衛遣官械繫徐仁張騰劉潭等詣京即訊何思削籍爲民王懷邦奪官發宣府立功自贖

三月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仍理部事。

時階爲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至是加東閣大學士餘官如故。

罷馬市。

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爲言咸寧侯亦慮禍及密疏止之乃罷市詔史道還遂致仕去　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如著之絜令。

補大同戍卒。

兵部上言往歲宣大非無虜患而本鎮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士卒赴援奔

命罷勞餉餽餘費數年以來費金七百餘萬後將何繼

不若以本鎮軍舍餘丁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

省而戰守足恃矣從之

附錄巡撫御史李遂春按察僉事將張騰副總兵王懷邦

游擊孫麟各擁精兵志忘敵愾游擊劉潭陰遣廝卒通

虜衛路法典俱難輕貸指揮王恭素著苦節臨難致命

宜錄祀贈蔭以勵臣忠　帝曰王恭忠可嘉予其贈都

督僉事任一子正千戶祠祀禮部題行

夏四月倭寇破黃巖縣大掠象山定海諸處

初朱紈既論死罷巡撫都御史不復設又以宿應參之

請復寬海禁而舶主土豪益連結倭賈爲姦日甚官不

以目視莫敢誰何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毛勳徐海彭老等不下數千人俱列兵近洋掠我居民至是遂登岸犯台破黃巖縣殺略慘甚復四散象山定海諸處浙東爲之騷動矣

補築宣大邊垣

初總督翁萬達建議修築宣大山西邊垣一千一百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爲虜撤毀所在廢缺兵部奏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中李幼滋遂上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械兵部覆行鎮巡官斟酌行之

大將軍鸞帥師襲虜塞外。我師敗績。

是月乙卯。偵報虜衆數千。住牧威寧海側。鸞利虜少。欲襲有其功。乃帥各營親卒。及檄戴綸等統衆萬餘。夜馳二百里。比曉。及威寧海。虜覺。悉衆突出。鸞等倉皇退走。殺傷官軍一百二十六人。射殺馬一百二十匹。殺旗丁二十八人。鸞等奔還。于途斬獲零騎六級。上疏言狀。且張其功伐。兵部覆言斬獲甚少。損傷衆多。難以言功。且出師伐虜。與倉卒禦敵不同。亦不可以血戰論也。帝曰。斬獲雖少。勤勞宜錄。賞鸞白金五十兩。紵絲八束。戴綸等各賞有差。

虜入遼東塞。備禦官王相死之。

虜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垣七十餘里
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
上聞。帝命贈相都督同知。及祭葬錄廕。
五月。調戶部尚書孫應奎于南京。
秋七月。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
倭寇猖獗日甚。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乃以忬提督軍
務。巡視浙福海道。時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
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
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應援
之律。寬損傷之條。且勦且撫。勿拘。從之。忬任叅將俞大
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

少年分隷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爲無恐

虜寇薊州塞

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乞兵戸工部三侍郎從行兵部主徵發戸部主糧餉工部主兵械三侍郎各簡其屬皆隷鸞幕府自布科條煩碎嚴苛動以軍法爲言帝俱從之鸞以朶顔三衛導虜寇邊欲乘虛搗其巢穴總督何棟以爲不可貽書勸止之六月内諜報虜欲寇薊州塞鸞當出禦虜適疽發背至是邊報愈急鸞疾劇不能出師猶顧戀大將軍印不欲辭仍上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然卒不能出也

八月。奪咸寧侯鸞大將軍印。鸞死。

兵部尚書趙錦上言。邊事孔棘。大將病不能出禦。而印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乞暫假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帝謂本兵不可出師。即收大將軍印。置將出禦虜。錦仍夜至鸞第。收鸞印組。鸞聞命大恚。病益劇。尋歿。錦乃奏以總兵陳時代鸞督師禦虜。

磔仇鸞屍。梟其首。父母妻子俱棄市。

初鸞家卒時義侯榮姚江俱冒功次。授錦衣衛指揮。知鸞敗事必敗。乃出奔居庸聲華城。欲叛降虜。關吏及邏卒獲之。都督陸炳以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通虜亂政諸罪狀。 帝大怒。命法司會訊。刑部具其獄。稱鸞

久畜異志，交通桀虜，殘毒生民，震驚畿甸，事干謀逆，未正國典。宜剖棺斬首，梟示九邊，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時義、姚江、侯榮俱係逆黨，宜併斬首。鸞妻妾子女付功臣家爲奴婢，財物入官，其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俱流三千里，家人仇林等編發戍邊。帝曰：仇鸞大逆不道，仰賴玄感，雖已殛死，難以照常處分，即剖棺剉屍，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及孫女發功臣家爲奴婢，時義等即爲處決，仍各剉屍，仇林等編發嶺南，永充軍伍，仍布詔天下，暴鸞罪惡。虜聞鸞死，遂引去。

湖貴叛苗平

初張岳檄石邦憲等購求龍許保吳黑苗。邦憲密遣使

入砦賄聽撫苗麻得盤𠯁老犻等偵知許保至其姻家吊喪紿至別所醉而縛之頭白邦憲以兵取許保去岳疏聞誅之惟黑苗無可踪跡偵知其以緝急深匿乃緩其令所羈親黨俱釋放密督諸土目索之至是麻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砦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據其功追甫等奪去以火薰乾藏之索重價貪事能遂賞以百金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白岳始以竣事

聞礽指揮田應朝者以持捕柄日益横有司不能制陰搆永順保靖二宣撫司相仇殺而中取其賂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甚衆及官兵討諸苗應朝多沮撓之岳廉知應朝雖譎然無勇力恃其叔田勉為之爪距

岳先以計縶勉杖劾于獄。應朝懼，自竄苗砦中，遣徒自列。岳令其自效贖罪，復不出，乃葦其緝捕權，應朝勢促諸土目多仇之。其族人亦不直應朝，應朝乃東身來見岳。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令從征進，及諸苗破，乃以計擒應朝，杖殺之。湖貴苗俱平。岳上其事，廷議增設總督重臣鎮撫其地。即以岳爲之。數年乃得代去。

以萬鏜爲吏部尚書。

時李默削籍閑住，乃以鏜代默。

河溢徐淮。

時久雨，河水大溢淮安徐邳及山東曹單諸州縣，俱罹其患。

九月更新營戎政。

帝諭大學士嵩更新戎政悉改鸞所措置。

朴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于闕廷削籍爲民。

初應奎協理戎政寵其子繼詔姓名于兵籍中唐國相以子熈敬爲仇鸞厮養卒俱冒稱首功授官千百戶至是給事中凌汝志劾其廉耻掃地乞加案治。帝怒命廷杖各四十發原籍爲民其子行巡按御史收鞫奏報應奎必杖下。

南京試御史王宗茂謫補外。

宗茂上言劾嵩數其負國八大罪且曰 陛下以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徒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嵩之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將舉天下爲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罷斥。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于臣之生存矣。 帝謂其狂率。謫爲平陽縣丞。

兵部尚書趙錦謫戍邊。

言者論其初附仇鸞。故爾。其他緣鸞進秩者。奪官治罪有差。

冬十月徐階解部事。

階始專直內閣預機務。以歐陽德爲禮部尚書代階。

大同總兵官吳瑛帥師襲虜于塞外我師敗績

時總督蘇祐與巡撫都御史龎鋮總兵官吳瑛協謨仰遵成命出師擊虜鋮遂徵集兵馬數萬人出塞襲擊虜幕虜酋俺答及把都兒等知覺會兵逆擊我師殺把總指揮劉欽旗牌指揮范世傑管隊千百戶張勣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筭瑛等急斂衆自衛逓還歸塞內巡按山西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蘇祐龎鋮等寡謀喪旅宜加重罰兵部覆議大同邇年以來兵威積弱人無鬬志是以虜益驕横舉動侵掠如蹈無人之地今總督鎮巡等官乃能躬冒矢石出塞擊討原遵欽依成命擣巢犂庭以牽其深入之心非故輕爲過舉也不意虜酋集兵

迎擊彼衆我寡未獲全勝以致欽等七人陣亡雖偵探不明殘縱未審之咎難以他諉而深入沙漠震驚虜表之膽亦可嘉予伏望軫念重鎮罷弱之餘官師出塞之勇略其傷損加其力戰特寬佑等之罰以作匪躬帝從之佑等不問劉欽范世傑等先行優䘏

十有一月以楊繼盛爲兵部員外郎

初繼盛謫狄道典史三年虜敗約屢入寇仇鸞死反事露族誅之帝思繼盛言驗遷知諸城縣月餘擢南京戶部主事之官三日遷刑部員外郎隨改兵部武選司

癸丑嘉靖三十有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先是歲前秋月山東徐淮及廣東俱大水冬日下有赤

氣及四方地震疊見章奏至是元日日食不盡者二秒南京御史徐栻上言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為德元日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為事乃于此時謫見于天數十年來未有天變若是異者夫日食為占先儒謂為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于大察乞勅部院秉公去留以明黜陟之典而京堂大臣依故事自列毋妨賢路綏中國制夷狄莫先于自治乞勅邊臣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為先事之防疏上不報久之謫補外任

逮繫御史趙錦于詔獄

時錦巡按在外見有日食之變亦上言春秋日食三十

有六。未有無其應者。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其應尤重。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閣臣怙寵。有若影響之不易者。敢脉必爲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逼僭。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前代也。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今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恃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巨細。咸欲取裁于一已。少有違拂。必陰中之。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皆先關白而後具題。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其私人

賄客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必先朘削士卒以行賄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爲擬議。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上聞。執法之司。心灼其寃抑而不敢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賂之厚薄爲遲速予奪。而莫之他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閣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酬謝。朝覲公委給由之餽遺。奇珍異彩。水運陸輸以爲常。而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則臣所不忍言也。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總之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顓恣。何以加

諸惟　陛下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已周詳。而封疆之臣。未見有堅甲利兵。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閣臣行私。邊將用倖。以棓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材能。故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任。賞不當功。罰不當罪。紀綱大壞。雖有百萬之衆。何益于事哉。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罷免。以應天變。愼簡忠良。以備顧問。勿使復侵府部諸司之柄。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也。疏上。　帝方以供奉青詞

恍嵩命遣官校逮繫錦下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以聶豹爲兵部尚書
豹劾知華亭縣歷官按察副使以事削籍家居數載虜
犯 都城時以大臣薦與何棟俱起家治兵禦虜日見
信用遂躋本兵
逮繫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詔獄考訊論死
劾嵩見馬市無成功仇鸞敗誅念繼盛言驗欲致令親
已故一月數遷其官且欲沽庸材名也乃繼盛益不平
嵩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而調武選遂日夜具疏草
疏成以是月十八日齋沐上之言臣前阻馬市逆鸞嗾
獄吏欲殺臣 陛下特寬其誅不二年間復今官臣夙

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報塞而莫知所為則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虜內賊惟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也嵩之罪惡盈滿沈鍊徐學詩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第皆言其貪污小小耳臣敢以嵩之顓政叛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　太祖罷中書丞相載諸祖訓計至深遠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此壞　祖宗之成法罪一權者人君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擬旨自任遂竊威福以市一已之威惠天下羣臣咸畏嵩甚于　陛下此竊君上之大權罪二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忠君之道也今　陛下有一善嵩必令子播眾以為成之自我又刊刻　聖諭奏記欲使天下後

世謂 陛下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此掩君上之治功罪三 陛下命嵩擬旨嵩命子世蕃約義子趙文華等會著之屢更數手機密漏泄卽沉鍊劾嵩之疏世蕃猶與文華擬旨送入餘可知矣此縱奸子之僭竊罪四嵩欲其孫冐邊功先以外姪歐陽必進總督兩廣姻家平江伯陳圭爲總兵鄉人御史黃如桂爲廵按朋奸比周妄奏長孫嚴效忠有奏捷功冐授錦衣鎮撫又冊報效忠獨斬瓊州冦七級令次孫嚴鵠襲替併功陞授錦衣千戶乃以必進爲工部尚書主管後府如桂遷太僕少卿此偭旣作傚尤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冐功杖戍謫戍皆嵩有以倡之也此冐朝廷之軍功罪五逆鸞爲總兵甘

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金三千。授指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哈舟兒軍功。世蕃父子亦藉以陞賞。後知陛下疑鸞。始相排誘。以掩初跡。此引背道之奸臣。罪六。前虜犯內地。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教以勿戰恐敗不可掩。及汝夔逮治。求嵩居間。嵩曰無恐也。吾密疏保若矣。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此悞國家之軍機。罪七。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私。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及大計京官。嵩逼吏部併黜其兄中舍應豐穎　聖明察及留之。給事厲汝進。亦以劾嵩謫爲典史矣。及大計外官。復逼吏部將汝進削籍。則中外諸臣被其中傷者何可勝數。此專黜陟之大柄。罪八。嵩旣專

擅則吏兵二部之權尤所專主文武之遷除唯以賄之多寡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乎士卒而行伍失所有司皆尅剝乎下民而百姓流離怨恨載道人人思亂俱欲啖嵩之肉此失天下之人心罪九嵩謟諛以欺上貪汚以率下一人貪戾天下成風以守法紀爲固滯巧彌縫爲曆敏厲廉介爲矯激善奔走爲練達甲汚阿附牢不可破此壞天下之風俗罪十嵩有十大罪而陛下不知者以有五奸爲之地耳結納陛下之左右侍從一言一動無不關白凡聖意之愛憎舉措嵩皆預知而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奸一也以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必送副封與嵩先閱

而後進稍有干涉即爲彌縫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
華停留五日而後上故嵩得以輾轉摭拾之是　陛下
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其奸二也嵩畏緹騎之輯聞令
子世蕃結姻緹帥以遂其掩飾之計是　陛下之牙爪
皆賊嵩之瓜葛其奸三也嵩又畏臺諫之彈糾故于進
士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爲中書行人其推官知縣
非通賄不得與徵取而選擇之時復取熟軟圓融者以
補臺諫之列已而登拜則留飲差發則餞遺所有愛憎
則授意論列而緘默無建白者五六載則擢置華顯故
諸臺諫寧負　陛下而不忍忤權臣是　陛下之耳目
皆賊嵩之奴僕其奸四也嵩又懼部臣如徐學詩者猶

得以議吾之後乃令子世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廉其有怨望者斥逐之連絡倚附合爲一黨是　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其奸五也嵩之十罪賴五奸以掩覆五奸一破十罪立見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雖繫俺答之頸臣敢許其易易耳疏入　帝大怒命繫錦衣獄詰問何自引　二王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懾嵩者且　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　命杖一百血肉坌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諭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

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史外任侍郎王學益贊黨
具其獄尋遷一級。
二月改王忬巡撫浙江及福興漳泉地方。
忬以巡視權輕不足督率吏士請改勑文及印記從之。
乃改巡視爲巡撫。
加都督陸炳少傳兼太子太傳支伯爵俸。
兵部尚書聶豹上言都督炳潛奪逆鸞之氣討安社稷
功在　國家與尋常勞勤不同宜待以殊典以酬微功。
帝從之乃加少傳支伯爵俸眷遇益隆。
逮繫兵部郎中周冕于詔獄。
初楊繼盛劾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效忠名冐功濫

擢事必進上疏强辯自云欲白心迹下兵部查覈奏聞世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奏覆冕乃上言嚴嵩心事兩京臺諫諸臣言之已盡臣不敢再瀆聖聽臣職司武職功次聞見頗眞謹即冐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咨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所鎭撫亡何嚴鵠言效忠病廢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二級遂授千戸臣于昔日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厮役也鵠爲誰曰世蕃之子

也憤懣不平久之不意嵩之表率百僚顚爲家謀敢同市井之行壞　朝廷之法一至于此今蒙　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構虛詞遣臣欲臣依草題覆欺罔之罪可容誅哉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可爲左據臣竊思　祖宗之法萬世不易未見宰輔子孫送軍門報效者有之自嵩始蔣應奎唐國相以卿貳大馬之心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臣雖隕首亦無恨矣疏入　帝以冕爲挾私命逮治之

三月王忬督兵破倭寇于普陀諸山

初王忬廉知叅將俞大猷湯克寬材勇虛已任之有都

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請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募沿海壯民及徵狼土兵分帥之曰犒撫激厲欲得其死力而倭魁王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顛時出近洋襲我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繼之徑趨倭砦縱火焚其廬舍賊倉惶覓餘艘走我兵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獲生倭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筭忽颶風發兵亂巨魁王直率衆乘間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于表頭北茭諸洋斬首百餘級奪生倭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策士奉天殿

賜陳謹等四百三人及第出身。

閏三月。虜寇大同塞。副總兵郭都禦虜死之。

虜寇大同之深井堡。郭都死事聞。帝命卹典視張達例予之。巡撫都御史侯鉞削籍為民。

虜寇延綏塞。副總兵劉梅禦虜死之。

套虜侵延綏塞。攻圍城堡。劉梅督兵出戰。力屈死之。事聞。帝命卹典如張達例。

夏四月。倭寇掠溫台寧紹蘇松諸處。

時諸倭巢穴既燬。王直毛海等奔散四去。倏忽千里。于是溫台寧紹諸處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帥兵往來海

堧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滙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刼殺焚汚慘不可言已而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事聞復賜白金文綺有差先是吳浙間人習爲巽軟賊未至望風奔潰而文武大吏不能以軍法繩下乃有司黠者頗以軍法挾喝富人巧索橫歛類多乾没廉慎者又以吳浙善謗佹首縮足不敢動一錢激賞是以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冦來敢亂不支遂至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諸州縣忬不肯匿敗冐功有所陷没隨而擊走之

討倭所得。亦不足償失前後俘斬總三千餘級吳浙賴之。

革昌平易州經略大臣。

革屯牧營田鹽法都御史。

先是科道建議增置屯牧營田鹽法三都御史。乃以王達整理屯牧。王璣招撫營田。王甲清理鹽法。至是御史雲翼上言。屯牧宜責之山西等處巡撫。營田宜責之鳳陽山東巡撫。鹽法宜責之巡鹽御史。庶幾省費寬民云下吏部覆議從之。王達等各還里聽用。 帝曰。天下大政屬之六部。言官意見或有異同。部臣當執可否以爲行止。如何輙便題覆。以致方行遽改。甚非國體。嗣事依

達全無定執姑宥不究王達等俱准裁革仍行巡按御
史勘覈各官有無成效具奏
山東盜李之強肆掠邳州諸處平之
李之強嘯聚千餘人建旗鼓殺掠居民流劫邳州諸郡
邑巡撫山東都御史沈應龍總督漕運都御史連鑛匿
不以聞巡按北畿御史李逢時上其狀 帝怒切責應
龍鑛令其戴罪剿寇久之乃平
宣鎮巡撫宣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灰甎
以固未久山西一鎮用銀六十五萬九千六百餘兩有
前歲秋防支餘銀四十四萬二千七百兩外請給發御
史秦朴亦言土砌易圮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

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之限。必十餘年。內帑匱乏之難以議發。況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爲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秋八月。河南盜師尚詔入歸德府。及柘城縣。

初柘城人師尚詔爲司市老人。陰蓄異志。歸德府知府尹一仁不察其奸。信用之。檄使緝捕奸盜。尚詔有所藉益横。廣納諸不逞。謀爲不軌。至是要結數百千人。尅日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攝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偵已。白尚詔執之。舁二卒至關。候伺斷首以祭。遂率衆馳薄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乘城而其黨先布爲中詗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

其黨。勿犯學宮。勿戮辱生儒。以故城破。府縣官及其私人多避匿學宮。得不罹患。一撿校倉皇走。執而殺之。仍刼獄囚。掠帑藏。捆載出城去。初尚詔未叛時。剥奪傍近富人家。巳巨萬金。買一倡家女為姬。至舉兵薄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郡城人某。素狡譎。計尚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金資。淫其倡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姬其由。姬頗識某。舉以對尚詔遂率衆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者。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殺之乃去。時巡撫都御史楊宜。徵兵追捕。爲

所敗官兵死者數百人。勢益猖獗。脅從日衆。殆至數千萬人矣。

冬十月河南盜平。

尚詔流刼兩月。所經睢州西華扶溝鄢陵許州臨潁諸州縣。殺人數千。拒敗官兵數次至韭園乃敗其黨散去尚詔變姓名。走山東。爲官兵所尾盤詰獲之。河南方寧

虜薄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拒却之。

虜衆二十萬薄烽火逼于京師。 帝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總督薊遼兵部左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諸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 帝大悅。即軍中賜

慱衣一襲，發帑銀一萬兩犒其將士，慱承　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気益倍。與虜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循徘徊數舍外不即去。慱募敢死卒，持大械夜數入其營擾之，虜竟宵不得息，倉皇遁去。事聞，　帝大悅，進慱右都御史兼侍郎，任一子錦衣千戶。慱受知　帝深，以此功也。

復以李默爲吏部尚書。

萬鏜以太子少保削籍爲民，乃復起，默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甲寅，嘉靖三十有三年，春三月，倭寇掠揚州諸處，

倭寇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

夏四月

秋七月。虜入大同塞。逮繫總督宣大兵部尚書蘇祐。及巡撫都御史齊宗道于詔獄。

時虜衆數萬入大同塞。總兵官某帥師出禦。力屈死。全師覆沒事聞。帝大怒。逮繫撫臣齊宗道下詔獄。勑蘇祐致仕。已而復逮祐下獄。削籍爲民。宗道得減免別用。

以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齊宗道被逮。帝問嵩可撫大同者。嵩倉卒不知所對。帝曰。朕知王忬可。乃手勑吏部曰。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乃可。其以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趣令之任初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激厲諸將。鄧城劉顯堂孫敖

夏光肇爭奮逐北或以死殺著節復廣爲偵刺凡沿海
大猾猾倭内主者悉禁示按覆其家破解黨與自是倭奴
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嚮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
薪粟火藥通矣往往食盡自遁散又行視諸郡邑未城
者計寇所由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
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夙夜怨苦忬令罷之曰
吾斥堠明無虞弗及奈何先敵而逆受困敝耶一郡大
喜至是徙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
史代忬忬去而浙中之禍始慘矣先是忬奏薦盧鏜爲
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
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擣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

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復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將帥稱得人云

八月進李本文淵閣大學士徐階武英殿大學士

附錄初文華爲主事不檢左出爲州判官夤緣嵩復入爲郎中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子世蕃比周媚嵩日爲義子鄢陽巡撫缺人嵩屬指九卿會舉文華給事中朱伯辰上疏數其不可且曰馮聲援而賂寵日張恣貪饕而廉恥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聞散循玷班行臺憲何堪任使疏入不報不二年入爲工部侍郎至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禳其魄帝從之乃遣文華往祀因令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

摟括財物。公私告擾。益無寧日矣。

虜入馬蘭峪。

虜以萬騎冦馬蘭峪。總督右都御史楊博。檄總兵周益昌擊走之。

十有二月。虜冦大同塞。

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檄兵擊走之。捕首虜百餘級。馬牛稱是。進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巡撫大同。許論及諸將士。賜予有差。

乙卯。嘉靖三十有四年。春正月。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時朝議欲徵狼土兵。勦倭冦。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

爲狼土兵所戴服。故用之。勅令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置諸叅佐。經亦慷慨自負許。中外忻忻。謂島寇不足平矣。

三月。以楊溥爲兵部尚書。

夏四月。張經大破倭寇于王江涇。 逮繫張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于詔獄。俱論死。

初經至浙中有府同知張任者。先爲郎。喚經。經銜之。經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城出。質明。詰責任司兵防不嚴城守。褫衣冠。縛而籠之。藩臬府官俱不敢一營解。得監織內臣馳入止之。任因首倮跣出。不勝辱。欲自絞死。其知府夜伴之。乃免。 國朝府丞貳無受笞者。遠近駭異

人心稍不予經其所用諸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所薦拔士又儇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又不受律以故連戰敗衂名實頓損時侍郎趙文華挾嵩勢順指凌經經自以大臣儼然其上不爲禮文華恚連疏劾經謂其材足辦平賊第以家在閩避賊仇故趦趄縱舍賊耳會臺諫亦有言者帝大怒遣官校逮捕經未至經已大集兵破倭于嘉興王江涇斬首二千餘級被溺死者稱是事聞兵科奏乞留經自效平餘倭不聽併李天寵俱逮至京下獄考訊論以縱寇罪坐文華復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經總督

倭寇常熟江陰諸處。知縣王鈇、錢錞禦寇死之。

時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知縣錢錞、各督士民出禦倭。衆寡不敵。力屈被殺。事聞各加贈䘏。

虜寇古北喜峰諸口

先是忬撫大同方半歲。而薊遼總督楊博入為本兵。廷舉忬為貳。帝手署用忬。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博總督。忬至薊無幾何。虜酋打來孫、黃台吉擁衆數萬薄古北喜峰諸口。忬即徵兵拒走之。因大集將佐。計戰守諸利害。已而條上八事。曰列戍守。聽權駐。據險要。專責成。明偵報。張兵聲。恤主兵。撫屬夷。俱報可。忬乃以副總兵吳佩。遼東總兵殷尚質。薊遼總兵周益昌。副總兵

龔業及總兵趙卿李賢等各統騎步諸兵分守冷口馬蘭峪墻子石塘嶺及滹海子紫荊倒馬諸關隘而自以精兵居中應援又約宣大總督許論各移兵就險勿分彼我界所以爲防禦計者殆無不至初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屬夷爲我外臣然往往爲虜用迫之則與虜一厚遇之益驕縱挾虜恫喝我久無良畫忬熟計其便令鎮巡諸官其以綺繒胡粉之屬結其妻孥撫慰備至又約薊遼各總兵官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夷稍惕厲復爲我用矣

九月虜寇懷來

虜酋把都兒打來孫等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兒墻黑

衝峪大石溝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擊復走之事聞進忬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任一子千戶并錄宣大功詔加太子太保餘有差

十月殺巡撫李天寵總督張經兵部員外楊繼盛于西市

初繼盛獄具至冬月朝審諸內臣來道擁視因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首也每歲覆奏帝意惜之至是復朝審部臣將繼盛與張經同疏覆奏帝下旨行刑繼盛妻張氏上言願代夫死不報遂以是月一日死于西市天下冤之　論曰此國家殺諍臣之始前此而恩而爵而束葦猶得保首領

徙行間或投戍遠裔也後則允繩希顏俱肆市而錬亦

羅織不免矣分宜之惡極哉夫三尺用以平庶獄而召

問二王一語何關令旨以是抵法亡論皐繇泚顙即張

杜羅吉見之當亦撟首咋舌走矣當時理官豈豺豕者

耶而自廁隷于權姦若是噫亦甚矣哉使有如王儀封

理馮侍御者則忠愍亦必得投遐待雪矣而何至長吟

就經也嗟嗟言之徒爲於邑

十有一月虜入遼東大掠義州諸處

打來孫等擁衆入遼東塞殺掠義州等處居民總督王

忬復拒擊走之巡按御史上言地方被戮宜將總兵官

殷尚質究懲巡撫都御史蘇志皐罷免王忬切責章下

兵部楊博覆奏。尚質等力能卻虜。情有可原。帝從之置不問。

止徵狼土禦倭。

初徵狼土諸兵剿禦倭寇。已而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就約束。所過殘掠居民。百姓苦之。迄無戰功可錄。于是總督楊宜上言。徵調狼兵。非徒無益。而肆意騷動。殘害元元。不可。帝從之。命兩廣督臣。查果遣發。隨路禦止。

附錄　右都御史朱希孝奏言。錦衣千戶嚴鵠執獲虜諜哈台白馬厮二人。左都督陸炳奏言。官校戴經李恩執獲虜諜波羅花兎羊羔兒三人。皆我華人。易名爲虜用

者。下兵部覆議。帝命希孝炳各任一子錦衣百戶。嚴鵠等照例陞級。鵠嵩孫經恩炳私人也。

閏十一月。別防倭諸臣職守。

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旣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重臣事權不一。牽制靡定。所以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勅諭施行。諭曰。十年九牧。自古患之。蓋不啻所牧騷繹。而牧者競以意見相軋。事權相撓。利病勞逸相妒傾矣。君之何盡牧之利耶。方倭

禍方萌時一紙足以翦其滋及其既熾一忏足以遏其衝而何庸乎總督又矧督察耶紙从而藩籬大撤忏去而鷙猛頓解經來而天寵之任不專文華至而經禍立搆且併天寵而屠僇之矣尚何冦之能平乎孫濤之既深爲有見惜不洞言其極而使本兵大臣徒紛紛于職守之區別也

十有二月逮繫給事中楊允繩詔獄考訊論死

初允繩巡視光祿錢穀劾寺丞胡膏混報子粒乾沒帑金膏亦上疏辯訐謂允繩訕　上齋祀集費爲言劾臣苟有臣子之心安敢如是　皇上爲國爲民精誠格天而臣有欺誘如允繩者何可以爲百官勸也臣一身不

足惜。如　朝廷大體何。　帝大怒。命繫允繩詔獄。嚴刑考訊。已而付刑部。論允繩誹君。比罵父律絞。仍廷杖八十。固禁之。胡膺亦補外職。

趙文華還京

先是文華攘王江涇之捷。以爲己有。又奏言督兵破倭于周浦等處。捷聞。召之還京。

秦晉地震山移。

陝西地震山移數里。平地圻裂。水溢出。西安鳳翔慶陽諸府州縣城皆陷沒。人民壓死者數十萬。連震數月。人心惶恐。夜露宿里閭。不敢近廬舍。山西平陽河南河洛諸郡縣皆連及之。

丙辰，嘉靖三十有五年。春正月，逮繫李默于詔獄，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默復入吏部，給事中梁孟龍劾其剛褊貪汚，以名器爲網利之媒，不宜久縱，以傷國體。默上疏辯訐。帝兩舍之不問。至是默復與趙文華構隙，文華抗疏劾之。初默與嵩異，嵩嗤之，文華心知嵩指，故有是劾。疏入，嵩中主之，下旨收繫詔獄考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故擢爲工部尚書。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

本攝吏部，上言欲第九卿長貳及寺院督撫諸大臣材品，上請去留。帝然之。本乃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爲

三等。其上二十有八人。首工部尚書吳鵬次趙文華嚴世蕃陸煒馮天馭何鰲沈坤諸人。其中七十人則鄢懋卿徐僊䄡趙貞吉諸人。其下十有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文守淳郭鋆陳邦修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三月。顯陵宮殿成。

首尾修營十有餘年。至是始訖工董役諸官。擢賞有差

加李本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策士奉天殿。

賜諸大綬等二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倭寇薄溫州。同知黃釗逆戰死之。

時寇犯溫城。釗馳檄出兵迎擊賊。戰敗被執。寇欲還釗。

宗千金爲擴劍罵賊不置賊怒磔殺之事聞贈浙藩恭議廕一子太學生仍爲祠春秋祀之

倭寇薄崇德縣游擊將軍宗孔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逆戰于皂角林俱死之

倭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時宗孔以數百卒守崇德欲扼其衝乃逆戰于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之獲首功七十餘級力竭無援大呼鎮撫侯槐等力戰俱陷陣死事聞贈孔都督同知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槐衡各晉二級貫道贈光祿寺丞任一子知印出身

倭寇大掠福浙淮揚常鎮諸處

先是張經逮去以胡宗憲爲兵部侍郎代經總督而趙

文華亦召還。宗憲當事。莫知所措寇益熾南自福清登岸，散入內池流刼溫台淮揚常鎮諸府，殺掠焚燬慘不勝言矣。

以吳鵬爲吏部尚書，

以許論爲兵部尚書。

時楊博以父喪去位。乃以論代博而用侍郎江東代論總督。

附錄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皆。傳諭夷酋。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夷酋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五月。大徵兵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

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圍巡撫阮鶚于郡城巡按御史趙孔昭上疏乞援巡按御史邵惟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攻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州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鎭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協心戮力。共靖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偏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而分投防禦不無顧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寔不容已。日者趙孔昭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手胡盧等兵。共六枝。俱赴浙直軍門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

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去以爲犄角保障畱都。帝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

六月。倭寇入慈谿縣。知縣栁東伯亡去

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栁東伯不知所禦。攜印組走匿。殘殺民人無算。其縉紳被禍尤慘。皆追悔不城爲失計矣。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隍可守。削籍爲民。

倭寇薄海塩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事聞。

行健贈指揮使任一子百戶。祿存仁各贈卹有差。

九月。廢徽王載㙺爲庶人。自殺。

王國開封之均州。初恭王嘶其知州某銜命。執而箠之。知州死。巡按御史劾王大不敬。帝謂御史庇其部官。遣御史詣京廷杖之。及王即位。益橫。謂帝庇我。日嗾護衛卒、穆羅士民有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謂爲國中固有沒入之。民間女子稍端麗者。俱强舁入府爲宮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青。輒箠死。舁尸焚之。或生啖虎豹。或生錮棺中。燎爇死。痛哀聲徹道。行者不忍聞。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道遇伶人。輒辟易。不則必遭唾詈。或有被揶揄者。聞以白王。王仍伸伶人。不爲問。又架飛梘數百丈。自北城女墻。上連府中後苑。命伶

人爲械激潁水入棖輸後苑沼池內其棖柱所植處亡論士民第舍即發屋瓮之不可即遭朴或沒其地州士民皆重足立捱手屏息恐觸忌破家矣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下知　帝好方術乃竊王鉛走　京師寅緣獻　帝帝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銜之而王好微行嘗從其食客之　留都及鳳陽遊數月乃還一日　帝從容問散人爾游徽邸知其王何似散人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諳事自之留都還則大曉暢　帝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耿安者有女在王宮中以過箠死毀其屍

安慟女非命。走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留都鳳陽。睥睨非望。及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官勘覈不妄。帝怒。命削王爵。廢爲庶人。禁錮鳳陽邸。于是巡撫都御史潘恩。巡按某督衆圍王宮。欲徙之。王懼。命妃妾四十人。俱麗粧自經。王亦經死。貲貨俱沒入官。初王庭鍾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入沒。占者曰。當亡國。王不悛。乃及。

八月。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倭寇于梁莊。

初趙文華赴浙。沿河徵檄河間山東兵四千人。募徐沛兵千人爲前鋒。已而抵鎮江。兵東下。諸寇懼。在常州桃港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聚掠。倏忽莫測。胡宗憲

計無所措議欲招輯之徐圖掩襲巡按浙江御史趙孔
昭巡按蘇松御史周如斗不可因上言寇未一挫撫之
徒滋後患宜命文華矢心協慮務懐永圖今徵兵四集
初氣正銳當大張軍勢明彰天討期以滅寇安民毋得
輕信寡謀自貽僇辱　帝然之諭文華協謀剿寇尅期
蕩平文華仍與胡宗憲宣諭渠魁徐海等出降而密檄
總兵俞大猷整師大戰徐海猶豫不決率衆欲就撫仍
肆掠不止俞大猷督師襲擊于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
莊賊大潰敗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倉皇溺水死引
出截其首生獲副魁麻葉陳東徐洪及倭魁辛五郎密
之麻餘衆解散地方稍寧文華前後兩上捷音襲爲已

功。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已而兵部復奏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啟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也。乞卜修祀。用答玄貺。趙文華等以次待覈實擢賞。帝從之。先降勅旌功。仍令文華還京。

九月。杭州火。

府城東南隅及郭外大火。官民廬舍焚燬數千區。死者甚衆。

虜寇喜峰口諸處。

虜酋小王子打來孫等。寇一片石喜峰口諸處。總督王忬督兵拒走之。事聞。賜金綺有差。

趙文華還京。

初文華再出督兵。所至徵兵集餉。浪費不經。于是提編徭役。加徵稅租。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迫脇富民。脫釋凶醜。掺括公私金璱圖畫。以百萬計。其爲軍旅之用。纔什之一二。所徵官土民兵。川湖廣貴山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去。往往潛爲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雖有梁莊之捷。人心腹非之。至是還京。而吳越之間。若脫距矣。

冬十月。馮岳平湖廣苗。

初張岳旣卒。諸苗蘆阿項吳平張等復叛。總督侍郎馮岳至檄總兵石邦憲復擊平之。捷聞。進岳右都御史兼

侍郎邦憲爲都督同知。餘擢賞有差。

十一月虜入遼塞。總兵官殷尚質遊擊將軍閻懋官。禦虜死之。

虜衆十餘萬入寇鎮靜堡諸處。殷尚質等帥兵出禦。力屈死之事聞。贈卹有差。總督御史王忬奪俸三月。巡撫蘇志臯奪官二級。

賜大學士嵩免朝仍腰輿入直。

帝謂元輔嵩年逾七袠。賜免廷賀。惟入直西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爲異數云。

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論平倭功也。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

十有二月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亦至禮兵二部奏請獻俘從之羣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玄大典

丁丑嘉靖三十有六年春二月致仕尚書朱希周卒

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等敗死其渠魁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戮慘甚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屢請出師不聽

虜入薊州塞掠灤河諸處副總兵蔣承勛禦虜死之

虜酋打來孫等擁衆十餘萬入薊州桃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蔣承勛率衆禦虜戰敗死之事聞贈

承勛都督蔭一子。正千戶。言官劾總兵歐陽安等。帝怒奪王忬右都御史。止以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視事。巡撫都御史張祉。謫爲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各仍舊視事。

夏四月。丙申。奉天謹身華葢及奉天午門災。

是日晡時。大雷雨至戌不絕。忽火起奉天殿。及謹身華葢二殿。奉天午門。一時俱災。次日羣臣各上疏慰問。帝命各加修省。

辛丑。有事于郊廟社稷。詔天下。

告災也。帝諭禮部。正朝係出治之地。上下同責。勿但咲罪。茲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百官依修

省例五汛乃止。

海寇王直就誅

胡宗憲與王直俱歙人。初直寇岑港。宗憲欲戰而慮不勝。乃力主撫議。檄總兵官盧鏜。往來直舟為盟甚堅。約直來。官以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信之。亦自奮。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海峰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賓禮遇。使指揮為其館主。給輿夫。肩輿出入。復出薪米肉酒供餽其舟人。日費百餘金。且交質為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大媿沮。然不獲已。密檄按察使收繫臬司。獄具。諭令少緩。恐急則激之去。然其實欲陰逸直。顧前盟也。而將歸責于按察司。按察司覺之。乃急

故直竟服上刑。宗憲復以爲巳功。謂招納爲秘計。非本心也。朝廷信之。加憲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無所歸益恚恨。謂我不足信。撫之不復來矣。日散掠閩越淮揚。爲禍更慘。

秋八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太子太傅。

虜入鴈門塞。

虜衆二十萬。破應州四十餘堡。攻鴈門關。巡撫都御史閔煦乞兵應援。總督楊順見以爲失律當坐。乃總兵殺避虜兵民。歸上首功以自解。得不罷去。

冬十月。玄獄諸山獻紫芝千餘本。

先是 帝屢諭玄獄諸處採獻鮮芝。逾九月者勿上。至

是共獻到一千四百十本。已而巡按北圻御史馬思藏獻二十本。巡撫河南都御史潘恩獻二十有五本。布政使林懋和獻二十有二本。巡撫北圻御史路楷獻二十有一本。四方繼上者不勝計矣。鄞縣民亦獻一百八十有一本。賞以金幣。

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初鍊至保安州。里中人爭館穀之。使弟子從學。愛甚。父老問知其故。則相罵嵩父子。鍊亦大罵之。又束芻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以泄忿。嵩父子聞之益啣鍊。而前後總督多殺避虜人爲功以掩敗。鍊復大怒遡貽書讓之。已而侍郎楊順至。掩敗益甚。鍊讓之語益

峻且爲詩及樂府以寄誚順大恚恨陰噉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白世蕃謂錬結客欲報嵩父子世蕃以間御史李鳳毛鳳毛曰有之然予已解散其黨矣尋遷鳳毛光祿卿以路楷代鳳毛世蕃又以錬爲屬楷至則與順共爲筴適有白社妖人通虜者順急捕之乃竄錬名其中以謀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亦不爲雪理議上嵩擬旨殺之藉其家任順一子錦衣千戶遷楷太常寺少卿順以嵩償我薄意其毒錬未足也復取錬二子箠死又取其嫡子生員襄日考掠之幾不免乃順楷敗乃脫

重建奉天等殿

初三殿二門災。帝諭禮工二部。先復朝門。餘次及之文武大臣。捐俸助大工。徒于是唐王助金五千兩。榮王五千兩。晉王二千兩。各下璽書優獎。嚴嵩朱希忠陸炳各助金一千兩。李本徐階方承裕謝詔許從誠等。各五百兩。餘官有差。至是 帝諭羣臣。 皇天眷朕新作明堂而治。以是月二十八日建工預奉告于玄極殿。及大高玄殿。百官吉服視事。法司停刑。

十一月。加故主事史際爲太僕少卿。任其一子。

際久居里中。以叅軍前謀議平倭有功。胡宗憲上其狀命進尚寶卿。已而加太僕少卿。間居里中。廕其子繼書爲錦衣百戶。

附錄給事中徐浦劾戶部尚書方鈍昏庸依附難司邦計如言官奏胡宗憲阮鶚提編虐民呂希周侵牟軍needs皆事有指坐而鈍題覆故為兩可以示調停不堪重任可知矣疏入不報雲南左布政鮑道明獻寶石一萬五千八百餘枚巡撫四川都御史黃光昇獻礦砂五百斤

十有二月兗州地震

無雪

帝命祈雪于雷殿諸祠逾月雪降羣臣表賀

趙文華罷

初文華自浙還以金二萬兩金絲床幄一具饋世蕃世

番姬妾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粧一套。世番以爲薄。已

啣之爲䟽草遺文華。促移病去。文華不得已。依其草上

之。遂放歸。

戊午。嘉靖三十有七年。春正月。光祿火。

帝諭司禮監曰。寺火非天災。自馬從謙以來。邪黨日多

故爾。

虜圍大同右衛。

虜衆數萬入大同塞。圍右衛攻之。不克。事聞。帝命戶

部發帑金十萬兩。付大同督撫大同。選集兵馬。應援右

衛。

附錄巡撫應天都御史趙忻。獻芝二十四本。巡按御史

莫如士。獻二十本。山東巡按段顧言。獻二十七本。湖廣巡按黃季瑞獻四十六本。河南巡按楊惟平。獻二十五本。

三月。河南地震有聲。

逮繫楊順路楷于詔獄。尚書許論削籍。起楊溥代之。初虜寇中。有逃婦桃松債來歸。總督楊順納之。上其狀以為功。已而俺答索桃松債急。順急。上言虜情叵測。欲務朝廷歸之。未及決。俺答子黃台吉黠虜也。詐言以我叛人丘富易桃松債。順信其言。以松債予之。而丘富竟不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楷納賂。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乃上疏劾順楷。謂順先後請兵餉六十餘

萬而冦至輒稱無兵如桃松償未降此不過虜中一古婦耳苟明于啟釁之媒拒之而弗納可也何乃貪爲己功以誇示京師及開虜酋來索又張皇敵勢恫喝　朝廷故爲兩難之說以自解已而歷陳虜計以丘富易而丘富卒不得不知順何以自解也乃行七千金賂御史楷楷遂箝口隱蔽其事然則　朝廷餉邊之用祇供順等保身潤家之需耳兵部尚書許論懦名自負大言不慚與順比周隱蔽心實不忠宜各明正其罪以爲人臣罔上之戒　帝怒命遣官校逮繫順楷詣京下錦衣獄已而削籍爲民許論亦奪官放歸田里方銳改南京用

逮繫都御史阮鶚詣京

先是御史宋儀望上言。邇年舉用邊臣。率以奔競爲通敏。儇譎爲揮霍。不一二歲。輒計遷擢。每有敗衂。巧爲蔽覆。甚則求歸。捆載而去矣。如何棟之在薊遼。周珫之在蘇松。是已。今醜虜盤據內地。任其出沒。主客之勢。久已倒置。而文武大臣。動多失策。欺誤之罪。恐不止一楊順也。巡撫福建都御史阮鶚久徵客兵。豢養民間。驕恣姦淫。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至爲十恨之謠。而鶚日集金工。鍛鑄巵罍。以爲問遺之資。動輙提編徭賦。恬不顧忌。臣謂胡宗憲與鶚。均肆饕餮。而鶚爲尤甚。即不止于罷斥也。章下兵部。給事中劉祐亦上言劾鶚。謂其側目貪緣。剝民聚怨。莫不欲啖其肉而寢處其皮。帝

怒。命遣官校逮繫來京。下鎮撫司考訊。

逮繫侍郎吳嘉會于詔獄考訊。

御史蔣民英劾嘉會巡撫薊州時。侵牟禁塞帑金。時嘉會爲兵部侍郎攝部事。 帝命收繫詔獄。以工部尚書鄭曉代攝。已而獄具。削籍爲民。

逮繫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于詔獄。

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邉事日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與國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寀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比周爲姦。賄賂公行。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而後可復。不論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唯視所入之多寡而已。如趙

文華勦倭還京餽遺數萬猶以爲未足而援草引疾張
經被逮行金五千及其不免而爲治裝賻餽王汝孝失
律以三千金而得遣戍蔡克廉撫淮陽亦以三千金而
轉地卿楊順欺　君誤國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計前
後行金三萬而方祥亦得二千吳嘉會修邊侵冒亦何
功可錄而驟遷三官後復三廕其子蓋餽銀卮爰五篋
而趙文華爲之關通故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
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
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諭顧　皇上察之主事翀亦上
言劾嵩位極人臣貲甲天下錄其子至工部侍郎孫至
錦衣中書賓客盡登顯要親戚俱衣青紫古今以來可

謂極遇矣。報恩當何如。而乃恣行貪險。大壞紀綱。邊情之所以急。儲餉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嵩所致。且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不可不急處以謝天下。主事董傳策亦上言劾嵩。姦貪諸狀。急當罷斥以收人心。 帝怒。俱逮繫鎮撫獄。已而廷杖謫發嶺南戍邊。但有亡歸者。處以重刑。

夏四月。倭寇掠臨海縣。

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三石鎮。總督胡宗憲驅走之。

楊博出督宣大軍務。

劾許論罷。帝思愽忠勤。乃自服中起爲兵部尚書。旣而大同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爲非愽往不可。帝遂命愽出督宣大軍務。虛部中位待之。

侍郎胡宗憲獻白鹿。

總督浙畿侍郎胡宗憲表獻白鹿。嵩等表賀。

密雲地震有聲。

總督侍郎王忬以聞。

附錄給事中張益劾巡撫遼東都御史蘇志皐貪汚敗檢。帝命削籍爲民。帝諭户部兵部。大同右衛久困乏食。即舉督餉大臣一人。領銀前往山西紫荆諸處糴米轉給。仍徵薊州等處兵馬赴援。户部奏發帑金四十

萬兩赴大同支用。從之。

大同右衞圍解。

初楊愽承　命出督宣大。徼諸鎮卒。聲言伐虜。羽檄日十數下。虜聞將至。乃引去。守將尚表。與虜拒幾四閱月。誓志厲衆。死守不屈。愽上其功。優叙之。王德戰歿。奏爲立祠贈䘏。有參將周現者往來虜營相結納。愽列其狀褫職。自是人人砥礪思自奮矣。愽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爲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工。　帝大悅。加愽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五月。大雩。乃雨。

時以旱。禾欲立槁。　帝命齋祀高玄。忽雷電交至。澍雨

霑足。羣臣表賀。

初除進士于遷縣。

從楊博請也。

蒲州潮州各地震。

東陽縣地出血。

浙江東陽縣湖塍地坼泐四三處。各湧血若綫。凝結片起。巡按御史王本固總督侍郎胡宗憲各上其狀。因言往歲慈谿曾有此異。未幾有海寇之殃。今諸寇未息。而東陽復爾。可爲寒心。乞勅大小臣工。一體警備。從之。

六月。遼東大水。

秋七月。河南南陽地震。

閏七月淳化諸縣雨雹。

慶寇延綏。

西苑上嘉禾五本。帝命薦于太廟。羣臣表賀。

大朝門成。

時奉天門成。帝命改爲大朝門。羣臣表賀。

胡宗憲復獻白鹿。

以曾子裔孫質粹。爲翰林世博士。

曾子五十九代孫。

九月。册裕王妃陳氏。

妃生員陳景行女也。選爲裕王妃。册之是爲仁聖皇太后。

虜寇遼東。

先是二月。六月。虜二次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錄忬一子入國學讀書。累賜金綺。至是大虜王文土蠻黑石岩諸部十餘萬衆。駐大鹻場。以精兵七千騎寇界嶺坎垣將上。叅將崔桐擊走之。又寇前桿嶺。總兵佟登拒之。又合衆寇嶺西諸塞。總兵歐陽安馬芳等擊走之。其奇兵入黑谷嶺。中軍張倫等破走之。乃拔營遁去。

冬十月。議練邊卒。

自庚戌後虜患日迫。諸鎮兵不支。每歲徵客兵爲援。而客兵苦徵發。爲費復不貲。日就耗敝。當事者建議。各練

本鎮戍卒。當裁徵發什之六七。 帝從之。勅各鎮遵守

然戍卒多巽懦不任戰。雖歲練費數萬金。而邊臣之徵發復如故也。

逮應天巡撫趙忻下詔獄。

裁光祿寺歲費。

己未嘉靖三十有八年。春正月。總督侍郎王忬大破虜寇于遼東。

虜犯遼東。忬檄部將楊照帥師禦之。照布分諸將及虜大戰遂北數千里。斬首虜八百二十四。及鹵馬牛夷器千計。忬以大捷聞。故事首虜四百。即稱大捷爲上功。而嵩嗤忬愬楊繼盛。竟阨其功不錄。

二月虜入薊州塞

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鎮兵最爲單弱是時虜酋把都兒辛愛率數萬騎以朶顏酋影克豁孩爲鄉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死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水暴淺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諸處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月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虜首數十級

逮繫總兵官歐陽安等于詔獄論死

帝以薊州失律逮安等下獄而奪王忬祿俸使砥礪爲

秋防計。已而言官論安等當服重典。乃論死。長繫獄。

三月。策士奉天殿

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叛寇殺參將高鵬。及遊擊將軍畢文。

山西參將高鵬有廝養卒八百人。控馭無術。八百人等遂謀叛。殺鵬及其擊遊畢文。焚府庫廬廨。刼囚掠帑。一郡大亂。都指揮使鄭印督兵討之。群寇逌散。

倭寇掠通州如皐松門諸處。

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尋入爲南京兵部侍郎。

以唐順之爲右通政。

初順之父廢家居十餘年從趙文華叅畫破倭有功起為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遷郎中至是以為右通政仍同胡宗憲經畫軍政

五月倭寇掠福清晉江諸縣

倭犯福清諸縣焚刼慘甚巡按御史樊獻科劾巡撫都御史王詢叅將黎鵬失律奪祿抵罪有差

逮繫侍郎王忬于詔獄考訊論死

初楊繼盛劾嵩為所陷死忬聞之悼甚而其子世貞嘗從繼盛游又為經紀其喪嵩啣之常欲有以中忬及職方郎中唐順之出覈薊卒以枌榆故頗露嵩意于忬要之謝嵩忬唯唯不欲以汙請順之還奏薊鎮額卒減少

三萬餘人。且云一卒未練。仍以徵發疲各邊。嵩擬旨。嘗重置罪。姑奪祿。責後效。帝從之。初忭實以鎮卒選愞不任戰。雖練無益。而諸臨迫虜。不得不徵發以爲固然。不敢辯。而疏上練兵十三事。曰。請以三年爲期。嵩嘻曰。何其略而今詳也。且渠尚欲三年耶。及灤河之役。嵩嗾言官劾總兵等官置之死。欲以搖忭。而都御史鄢懋卿復紿忭曰。政府以邊事重。不欲困若。行且縱若歸矣。盍自投劾去。忭信之。果請放歸。懋卿復爲草授御史方輅曰。政府欲逐王忭。而忭復自請歸。盍若劾忭。兩逐之。輅亦信懋卿。乃上言忭病悸不任事。負主上恩。當罷。嵩得輅疏。即擬旨逮繫忭。帝從之。乃遣官校械忭至京。

下錦衣獄考訊。爰書既具。世蕃復削去所敘功次。上之下刑部論罪。尚書鄭曉惜忬。持不從重擬謫戍奏上。帝降旨曰。軍令指揮之誤。諸將皆斬。令從重擬坐乃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斬。長繫待報。

六月。改楊博總督薊遼軍務。

初博在宣大。有酋孛者。素雄塞外。屢肆侵擾。博計擒之。斬其黨十有五人。時出奇兵襲虜。虜徙帳去。乃列上修邊四事。費半功倍。帝嘉之。至是移督薊遼。時虜方盛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至。悉引去。博以朵顏等屬夷每通虜不爲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纛。自居庸至山海。彌漫千餘里。旌幢連空

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諜報虜。虜大震。叠以爲我兵頻增益。連壘爲堅。矣終歲不敢近塞下。

盧鏜破倭寇于崇明沙。

時倭寇二十餘艘。屯崇明沙。胡宗憲檄副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寇遁去。宗憲以捷聞。兼敘唐順之叅畫功。尋擢唐順之僉都御史。巡撫淮揚。未幾卒于官。

以陶世恩爲太常寺寺丞。

初世恩以廕歷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其官。仲文乞復予原職。帝命改爲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已而仲文請假還里中。帝諭禮部曰。仲文職掌玄教。屢盡忠誠。雖請假還鄉。年逾八旬。即書勅遣錦衣千戶

一人前去存問。仍賜白金百兩。綵繒八束。新鈔八千貫。
羊四羫。酒四十瓶。以示眷懷。仍令有司歲時存問。

京師大霖雨。

帝令司禮監祈晴雷殿。禁屠停刑。

倭寇大掠福建諸處。

倭掠福建。猖獗日甚。巡按御史樊獻科。疏請總督胡宗
憲督兵應援。帝命宗憲速往。逗遛不果。

秋七月。土虜酋寇黑松林諸處。

冬十月。廣東叛寇流劫潮陽海豐諸處。

廣東寇張璉林朝曦吳平龍阿福溫旦等。雲合千餘人
流劫潮陽諸處。拒殺官兵。守土官不能制。以狀聞。

召兵部尚書楊愽還京。起故兵部尚書許論總督薊遼軍務。

召愽還部加少保。而以許論代督薊遼。

庚申。嘉靖三十有九年。春正月。

二月。丁酉朔。遣官祈穀于玄極殿。

歲每躬行祈穀禮。自己亥後。帝不視朝。諸祀亦多代攝。是月朔。躬遣官祈穀。

棄故中允郭希顏于市。傳首天下。

初希顏由中允出爲兩浙鹽運副。大計被除。家居者十餘年。至是乃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難。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

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　皇上至愛莫如二王二王至重莫若元輔固何嫌何疑自言者倡爲　二王陳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何暇善後然尚可誘也由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由最近也皇上盍諭元輔以益加忠讜使知　王初無他也不必疑王諭　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嵩然後　王心無所慊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賛愈力臣故曰疑釋而君相相信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　二王親則　皇上之子也貴則國本之

寄也顧同處　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豫除所由萌故幼而聽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強本也宮府不宜久居山川若已預待及時勅王就國周其羽衛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恒情愛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而欲子安于無事也今四郊多壘一日萬幾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易致者即　京府獨處猶宜親就儒賢涵養沖質而一毫外務不得預聞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每歎忠臣不退耕而

志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在　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赦草茅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爭效闕下者哉疏入　帝覽之大怒謂建帝字爲妖言嵩復擬旨從吏之遂比妖言律斬傳首海內於是　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而顏不之知也時于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有僉臬某亦衣緋來通謁爲候希顏以爲賀己也迎之坐未及語麾左右曳之出遂掖赴都指揮司縛繫之已而諸司漸至撫按官亦至乃舁赴市曹斬之傳首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哀焉。

竹谿縣地震出血

南京衛卒亂殺督儲侍郎黄懋官

故事諸衛卒月廩折值頗豊諸有室者仍有口分米至是戶部議損折值五分之一懋官視事又革口分米止廩本卒其補伍復從諸卒每每駁覈經歲時不得受廩而諸受廩者小月又輙除三升不之予更嚴核死亡卒不實則榜其部長諸卒積怨之又故事每月發廩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三月內止發半廩折值予之諸卒愈忿有孝陵衛卒周山錢用飽惠李文升褚虢金嚴輔等首倡亂以十九日薄暮入城分布朝陽通濟門內及栢川橋諸要路至子夜諸衛卒欲赴營待練山等各遮留諸卒勿赴營俱隨我

至總督府丐月廩衆從之遂走會同館傍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周山鮑惠等首破關擁入懋官倉皇出白金四鎰遺山等令其解散諸亂卒聞之併衆擁入懋官窘迫踰垣欲自避匿墮傷殆絕其妻先亡諸卒出其尸掠其含歛及諸槖裝而去復索得懋官羣朴俱下斃之仍舁至大中橋縛繫坊上時新江口操卒聞城内亂亦鼓譟擁入四掠商民復突入内廠欲刺守備不得府部諸大臣聞之急出示諭不聽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仍不解散乃議發賑每卒予一金令赴演武場受訖乃去已而都督徐某密檄捕周山蔡忠劉鑾滕彪謝學朱受兒等二十人送刑部鞫訊事聞　帝下旨曰營卒集衆

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者。何綬徐鵬舉李庭竹張鰲俱有守備責任。不能鈐戢。俱應究治。姑令帶罪視事。與侍郎李遂。撫輯軍民。凡事便宜處置。各營軍卒夙受朝廷恩養。輒不畏法。俱宜重處。爲首者查名禽治。其餘姑念激變所致。俱赦免。已而法司會問周山等二十人。謀殺制使皆斬。餘從赦原奏入。帝謂黄懋官全尸而死。已爲失刑。所獲未必皆爲首者。再議奏聞。刑部復會擬周山蔡忠劉鑾倡亂斬首。滕彪等十有七人。比矜疑例。調發邉衛充軍。

三月。虜寇山海關。總督尚書許論禦之。

倭寇破平和縣。

夏四月賑順天饑民

寧夏地震

逮繫祭酒沈坤于詔獄考訊

南京御史林潤劾坤不職坤奏辯　帝怒下鎮撫司鞫之

[附錄]御史耿定向劾吏部尚書吳鵬屬壻董份主順天鄉試私其子吳紹中以魁選及受江都知縣李一科苞苴擢授司屬不報

給事中曾廉劾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不職吏部覆奏大立率易更張有失衆心　命還里聽用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

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覆

上不問已而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以弭海患宗憲聞　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體統如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附錄】潞城王府中尉俊㠑謀殺宗人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文進以狀聞　帝以俊㠑罪重有違　祖訓勒令自殺

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有聲

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嵩以懋卿鄉人奏總鹽利。于是懋卿關通苞苴，殆無虛日。故事，諸府縣巡檢司邏卒責捕鹽盜，縱脫遺漏者罪之，不克以次。懋卿奏立尅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鹽若干斤，販夫若干名，舟若干艘。其有舟無販夫，有鹽無舟，及有販夫無舟鹽者，不錄。其鹽與販夫不及若干數，亦不錄。俱削其雇役錢，存帑以充舟鹽之值。故邏卒遇無私販，有終歲不得支一雇錢者，而身羈役籍，不遑爲生產，往往共行私販，牟大利。遇商船旅舟，反誣爲鹽盜，構刼之。少拂意，輒以私鹽強賴舟中，而誣其人爲販夫，白致刑獄，至有死亡者，害不可言。其有司又或增賦于民

徵金作册鹽之值不復責邏卒以糾捕而私鹽任其橫行矣貽患至今牢不可變

大朝午門樓觀成

秋七月

冬十月棄侍郎王忬給事中楊允繩于市

十有一月無雪

帝以入冬無雪躬禱于雷壇久之雪降時以為靈雪尋臣表賀

秉一真人陶仲文死賜謚榮康惠肅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

時白鹿出商南山萬壽宮前芝叢中土人得之撫督櫳

鹿采芝以獻羣臣表賀。

二月辛卯朔日食不見。

是日申酉間日當食陰雲不見嵩等謂自申至酉雲明

不晦冥應食不食請帝舉人謝禮從之羣臣表賀。

南京錦衣衛獻白兎。

南錦衣衛指揮徐繼勳進獻白兎羣臣表賀。

京師不雨。

帝禱雷壇得雨羣臣表賀。

景王之國德安府。

卒從郭希顔之議也不二年王甍無子國絶。

夏四月分遣御史于天下訪求異人異書。

時遣王大任姜儆奚鳳笙分詣海內訪求仙術異人及
符篆秘方諸書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無稻苗

時霪雨彌月湖陂俱溢平地水深丈餘稻蒔俱沒

六月袁煒進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傳云
人君以論相爲職夫百官孰非當論而獨云爾者以相
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然後見恩自上出而命且上
制也惟乞 皇上斷自宸衷簡用一二與臣等同事則
政體明而窺視陰阻之私自杜矣 帝乃特命煒以學
士入閣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

時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獻，羣臣表賀。

冬十月，遣戶部大臣往薊鎮宣大兵餉。

先是　帝屢諭階以虜患當備，階上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苦，而戶部稱給發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兵部根究清理，乃久安之策也。帝然之，欲治諸姦貪。階復上言，姦貪侵冒，其弊最大，其次亦有二端：曰民運拖欠不行催徵，給發後時，糴買價貴，故得最少，須本末兼理，庶幾有益。　帝然之，因諭遣戶部侍郎一人，前往薊鎮宣大清理邊餉，務先治貪姦

[illegible]諸弊。

十[illegible]十一月淮王獻白鷹。

淮王獻白鷹二羣臣表賀。

十有二月營萬壽宮。

帝自壬寅以後常御西內數年以來恒御于顯法宮玄都殿而殿宇湫隘巷道衡偪羣臣以爲憂至是 帝諭輔臣階營萬壽宮階任之命工部侍郎朱衡總其事

許論罷。

論被劾回籍聽勘以楊選爲兵部侍郎代論總督

吳鵬罷吳山奪職

以歐陽必進爲吏部尚書袁煒爲禮部尚書

十有一月。袁煒進太子太保入閣。罷吏部尚書歐陽必進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

壬戌嘉靖四十有一年。春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階少

師。復任一子。煒少保。

帝欲速成。故不三月而告完。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

禧諸殿。極其宏麗。　帝大悅。工部請加恩諸臣。　帝以

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兼支尚書及大學士俸。再廕一子。

爲中書舍人。階疏辭不允。止免兼學士俸。

策士奉天殿。

賜徐時行等三百人及第出身。

夏四月。不雨。

帝諭輔臣祈雨。階上言。宜行順天府祈之

五月。嚴嵩罷。循給歲祿。繫其子世蕃于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叅議。

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史 興獻帝稱宗祔 太廟。 帝從之。自是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斥論而縉紳側目。楊繼盛沈鍊死而言者屏息。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戍邊。而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又專伺 帝意為迎合計。結納諸奄人。偵大內動靜密白之。朝夕以數十至。嵩隨其巨細畀錢勞之。以故諸奄人德嵩。連白不少輟。而嵩因得以知 帝所欲為。將迎之 帝晚年好玄祀。言者嘖嘖不已。嵩獨以為然。屢

撰青詞供奉壇殿間帝賜以香葉巾輭帛履命從諸貴人拜起嵩唯唯不之違以故帝眷爲不衰云其子世蕃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很愎無所不至以中書舍人羅龍文爲心膂廝養嚴年爲羽翼鬻官剥民公行不忌帝亦微知之然念嵩嫵媚不欲發至是御史鄒應龍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敗檢諸惡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乞加弃罰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乃降旨曰嚴嵩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積惡既多年矣却縱愛逆子言聽計行不復思朕優眷特命致仕乘傳以夫仍歲給祿米百石世蕃等各犯命錦衣衛逮赴鎮撫

司考訊鄒應龍盡忠言事當有特嘉吏禮二部擬官以聞于是擢應龍爲通政司右參議

六月廣東盜張璉伏誅

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諸路不逞姦民所在蠭起而廣東爲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啟薦等築城置郊自保建官紀元攻刼郡縣爲患日大帝憂之總督尚書胡宗憲不能爲計上疏自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托疾避艱置不問宗憲遷延待命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剿賊既而易爲四月十有八日凡徵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哺帝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可慮宗憲疾雖稍愈

未嘗親行督剿。帝又云。尚書愽何不運謀滅之。皆以語愽。愽奏令都督劉顯。參將劉大猷。帶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發永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寇之膽。帝皆從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薦逸去。遁于海島。不復敢出。捷聞。羣臣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盜賊。數月俱平。

秋七月。内苑獻嘉禾。

内苑獻穀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二十有一。羣臣表賀。

皇極中極建極殿成。

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謹身二殿為中

極殿。及名東西二閣爲文昭武成。左右四門爲弘政宣治會極歸極。羣臣表賀。

八月重錄永樂大典。

帝以典帙萬計。不便柜置。欲重錄一部。以副　皇祖之制。乃諭階董其事。以禮部侍郎高拱兼翰林院學士副之。開館繕寫。

冬十有一月。逮繫胡宗憲。尋釋之。削籍歸。

南京給事中陸鳳儀等。上言宗憲有十大罪。潛結海寇王直。欺天冒功。大罪一也。奉旨會勦江閩羣盜。偷安不行。違旨玩寇。大罪二也。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也。延納贊畫嚴中茅坤蔣孝呂希周田汝成等。競爲奔僭。

糜費無紀。大罪四也。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也。遍府驛派解廪給銀兩。縱吏舍騙索廪糧馬匹。流毒驛傳。大罪六也。私出把總僉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也。以杭州衛官廠。私餽鄉官莽紳。徇私滅公。大罪八也。私役官兵以之送子守家。為門子報怨。大罪九也。娶杭州部民洪楩女為妻。留卒役來往徐子明之妻于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也。乞將宗憲罷斥。別選才良。以紓南顧之懷。章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　帝然之。命差官校逮繫宗憲赴京考訊。已而獄具。削籍為民。

罷設浙閩總督大臣。

胡宗憲敗。　帝諭階。浙閩總督似不必設。階上言地方

已就平寧。百姓遭宗憲擾害之後。有資綏輯。止宜設巡撫重臣。于勅內開載浙直有警。互相應援之語。似爲便益。從之。乃以趙炳然爲右都御史。巡撫其地。

加公朱希忠太師。

癸亥。嘉靖四十有二年。春正月。

【附錄】帝問階。同官可增一人。誰堪其任者。階上言。知臣莫若君。皇上聖明天縱。廷臣才品。莫逃聖鑑。第此官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材。須得平正謹實者。乃不敢憑籍僨事。帝又諭曰。知臣惟有堯舜與太祖耳。若嵩乃我簡任。至于如此。後世宮育之主。豈知人焉。階又上言。嵩材足輔政。初皇上用之。未有不可。乃嵩怙寵而驕。

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之貪狠又特異常人致負
聖恩耳昔堯用四凶後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
庸終以罪誅　皇上之于嵩真與帝堯　太祖前後合
轍者也茲乞簡自　宸衷降初宣示以協正理以崇主
權　帝又諭曰四凶惟庸之類非堯與　太祖之不知
彼不終慎耳然堯爲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尚且
如此後世内育安及萬一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
戕民耳階又上言捧讀　聖諭仰見　皇上聖不自聖
之心然自古人心難測葢有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者此
知人之所以難也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自有人以婴
之深情隱慝自有人以發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用者

不至倖留。不下堂陛，而周知天下之情矣。嵩縱子病國戕民，誠如　聖諭。然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此之甚哉。故已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事大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言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臣愛朝廷，重于愛身，故輒及此。　帝嘉納之。

五月，復逮繫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

是歲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既而憲至京，服藥死。

以嚴訥為吏部尚書。

郭朴丁父艱去位訥代之。

夏六月不雨。

帝禱雷壇得之羣臣表賀。

秋七月。

附錄帝諭階曰。斯今忠善爲多。而邪罔亦不少。即設延故違明限之類終不絕皆誘事上玄爲之也。階上言。設延違限。原係有司貪肆。以納賄爲捷徑。以繼務爲無益循習致然。非由誘事上玄也。今爲　皇上計。惟于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設延一事。不至違限而已。　帝曰。欺誘不盡撫而貪肆者爲甚國虧民苦。悉此等所爲

祖宗法度。視爲湫耳。此本要冢宰力行。階復上言。祖
宗法度。本極嚴明。使爲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
公然違犯。使國虧民苦哉。此在羣臣均干天憲。而大臣
不能倡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矣。納在吏
部。殊有志守法。第恐請託既絶。不免怨謗。仰賴　聖明
主持耳。　帝嘉納之。
八月。嘉禾生御田。
御田產嘉穀一莖四穗者三本。三穗者六本。兩穗者八
十有一本。田官以獻。羣臣表賀。
御苑龜生卵。
龜生卵者五。羣臣表賀。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

南金言白鵲出自景陵。獻之。羣臣表賀。

虜寇遼東。總兵官楊照追虜于塞外。死之。

初遼東自戊午以後。邊垣頹圮。士卒損傷。照以智勇廉潔鎮之。虜頗畏縮。後與邊儲郎中相失。互爲訐奏。奪其官。繼照者惟務苟全。邊事日非。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吉澄上疏言之。帝諮于輔臣階。階復薦照可用。帝從之。仍以照爲總兵官。照感激國恩。涅盡忠報國字于胸背間。以死自誓。至是虜犯遼東。照逐出之。復乘勝追虜。遠出塞外。遇伏敗績。力戰死。帝聞之悼惜。䘏錄甚厚。

九月廢伊王典楧爲庶人

初王嗜酒僭侈所爲多不法言官劾其陰蓄異志潛行僭擬禮兵二部請正國典　帝念親親姑奪歲祿罰之王不悛益怨望詛呪旣而訛聞嚴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兩賂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戴已益跋扈私造軍器械陰養戰馬圖大舉又爲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强選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搜致怨聲載道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隣王欲得其址不予王令校卒執大壯至府捽而箠之拔其髭鬚殆盡大壯忿恨死世蕃敗王惜其賂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邀

于吉安臨盡殺其優人刼其金以故事頗章聞有分守
河南叅議耿隨卿者廉知其狀白巡按御史顏鯨上之
章下禮部法司俱請置重典帝不允乃命廢爲庶人
禁錮之沒其所有九五牌尚存遂黜其國
冬十月虜入薊州塞大掠通州諸處
初九日乙未有暴風自北起 帝諭輔臣以兵火當慎
且云楊照之事可鑒也階傳示兵部移檄各邊備預至
是宣大總督江東檄報虜衆數萬逼遼東行兵部尚書
楊博即遍檄各鎮將領預整士馬備應援而令沿邊謹
斥堠嚴烽燧毋使虜入先是諜虜寇薊遼東博聞之急
趣選還選未至而虜衆已薄墻子嶺矣丙寅虜攻嶺甚

急選督兵拒之斬其二首選自以爲功具奏馳聞是夜
虜破牆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縣進掠通州未刻
警報至京是夜帝于宮中望見東南火影諭輔臣階遣
官奏告郊廟傳示兵部及提督京營顧寰等協力逐剿
分兵護守重城諸門塞水關屯要衝趣各鎮兵入援戊
辰楊選督兵尾虜亦至通州是夜總兵馬芳帶領裨將
補于漢兵馬五千人至京己巳宣大總督兵部尚書江
東督兵亦至庚午總兵姜應熊亦至帝命馬芳督兵
守重城發帑犒其士馬是時楊選亦至東直門外傳令
抽其重兵助守重城及令馬芳屯廣渠以當通州入京
之路階又請勅江東總督城外官兵楊選以下俱聽節

制從之又令管英徐紳往護通州袁正往護潞河灣馬芳補于漢專衛陵寢而命戶部發廩賚粥以餉諸軍是時 帝懲庚戌之變憂惶備至御劄日十數下詢諮輔臣使問兵部退虜之策階宣布奏白調護行之不遺餘力

總兵官胡鎮逐虜于通州裨將孫臏死之

初虜至通州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楊選部領胡鎮孫臏等諸將追虜于通州江東往屯順義欲令選等邀虜于古北口廷議不可乃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而選等仍躡虜通州之河東畔 帝欲本兵盡付諸將內外夾擊以伸華威慱趣選等擊之選不

得已，命胡鎮、孫臏與王孟夏、黃演、馬承胤等，會兵逐劉而，鎮等饑罷之餘，不能自振，庚午，遇虜通州之野，鎮、臏斬馘數級，秉勝逐北，身被六創，裹血力戰，獲首虜三百餘級。參將孫臏獨當一隊，陷陣死之，虜乃逾逗北去，江東徼諸將邀擊于古北口，斬獲無算，追逐出塞而還，京師解嚴。

逮繫總督薊遼侍郎楊選及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紳于詔獄，楊選論死棄市。

帝以虜由薊鎮出入，怒選等失職，命遣官校械繫選及都御史徐紳詣京，下鎮撫司考訊，而以兵部右侍郎劉燾代選，以僉都御史溫景葵代紳。已而獄具，楊選論死

斬于都市。徐紳削籍爲民。初言官李瑜劾選及江東等。請同加罪。 帝以爲過。詢于階。階言江東不宜與選同論。故東得免。階又言。胡鎮夏創逐虜。亦既有功。宜加恩賚。其營卒被傷及陣亡者。奏前優卹。俱從之。又言宣大重地。恐虜乘虛竊犯。宜將總兵官馬芳姜應熊發回防守。亦從之。初 帝以階言命江東次第勤王功次。及東疏上。下兵部覆議。恩勞而不及輔臣本兵。 帝以爲此故事不可少。階上言。臣等不能仰贊廟謨。宥罪已冀洪慈恩。于豈所敢望。 帝曰。愽等全不畏天。又不自責。直欺世無君。肆已。令不與恩賚。或積後禍。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愽者。惟 皇

上優容責其後効可也從之

十有一月無雪

帝祈得之羣臣表賀

【附錄】吏部尚書嚴訥推舉二人不當　帝意帝謂階曰吏部何以此才當此任耶縱無他私亦不宜動循資格必更之階上言循資按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使　聖明特諭掄材庶訥有所遵奉耳更有二事輙敢附聞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穀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于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于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

爲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爲拙以怙勢作威爲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爲懦以怠安泄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容姦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爲過計以卹民爲迂譚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公爲乖僻是國是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況欲能建立于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諭諸司示以賞罰使賢者有所恃而爲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庶于政治有補矣帝嘉納之命嚴指其主名諭之偕上言當恕其已往而戒其將來苟有犯者必罪不赦又申嚴贓罪之律凡贓皆沒官枉法皆絞即自畏懼而改圖矣從之

十有二月京師大風。

時有風變占在土功。工部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帝詢于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觀南城可睹。但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不然。關係匪輕。帝謂禮實爲之所謂未賴階不復言。然而終不果築。

甲子嘉靖四十有三年春正月城潞河灣。

先是。朶顏夷人言北虜復將內犯。帝命內外嚴備禦。順天府尹劉畿上言。潞河張家灣宜築城陴。以便乘守。計用工銀五萬六千餘兩。已有三分之二。乞借光祿銀三萬。大工可濟。階言于帝。從之。已而劉燾等徵集鎮兵嚴爲戍守。虜不果來。

三月不雨。

附錄是時京師有呂其者以白社法惑衆陰結亡賴千餘人僞授職官給以告身約于八月謀逆北連兵富虜衆以圖大舉而河南山東宣大真順等處妖人尤衆互相援結煽惑愚民不下數萬有李應乾者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眇兩手涅以日月字懷衛間之不逞者推以爲主陰鑄印章數百座以待用置大白旗數十給付各小帥以爲會兵符驗約于四月八日起事人莫之知是月呂其者謀泄有人以僞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裹首白輔臣階者階發兵部俾遣官校緝獲呂其鞫實奏聞因命內外搜捕應乾逃匿山西久之乃獲各伏誅。

夏四月大雩。

帝以久旱大雩于　郊廟社稷及各壇殿久之得雨羣臣表賀

秋七月

冬十月罷寶源局鑄錢

初從廷議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嘉靖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鏇邊等名民頗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鏇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去鏇車以鑪盪代之從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圖便剉治而輪郭麤糲色澤淋暗與前所造大不侔矣由是姦僞之徒倣傚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暮廢棄者商

民悔怨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日報罪死終不能止　帝憂之問階弊源階詳舉與未奏之因上請曰臣切惟濫偽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姦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　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給于商民而領受者有厭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停止寶源局鑄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姦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

命戶部計裕國儲

初　帝問階太倉今有盈餘否階上言近年太倉止有三二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惟有前歲四月米賤給放折兌銀十萬省出月米八萬石耳因言折兌之法行于水旱之歲以裕災民放于米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是在戶部留意行之耳　帝因諭戶部講求國計戶部尚書高耀條列八事以聞　帝從之戶科給事中李邦義復上言理財之道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已今開財之法搜括殆盡矣充畜之計含樽節其何以哉乃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衛之官日增月益冒濫之費不可不爲之慮矣戶部計支月米二

十四萬五千餘石而營操諸卒止于九萬餘皆錦衣官校各衛吏士官檟匠役諸色臣訪此項有以一吏而月冒數秉有以一人而月領數石考求其故則以士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穀之出數司馬不得而稽也以無爲有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握籌鈐者一聞警報而調遣先發邊餉馬得而不靡在薊鎮則有百里全支五十里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未之議焉或非畫一之法與舊制太倉解發金錢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屯租秋青耳邇來各邊屯場俱稱拋荒一遇鈌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之何而不匱也乞勅該部查議酌處則錢穀不患不節縮矣夫國計民瘼事本

相須近者徐淮等處水旱爲災十室九空逃亡過半而該部猶靳改折弗肯全予或有脫中之呼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爲之慮也　帝嘉納之

十有一月旱風霾　大計京官鄢懋卿劉繪

時旱暵經時風霾示異從言官之請大計兩京羣工四品以上自劾聽去留于是懋卿穢迹著矣猶得倖脫南京御史林潤上言懋卿自蔑憲典罔法行私所過郡縣掊尅無遺一運司取十萬兩黷貨無厭爲罪一也商民王鏃吳章被訟公行苞苴千有餘兩大喪名檢爲罪二也恫喝淮陽巡撫劉景韶迋金巨萬始得離瀕徙謁皇陵携領伴僕叢役糜費無極反道悖禮爲罪三也載

轢有司暴虐百姓箠死場官姚佩厨夫蔡經而平民斃杖下者二十二人殘忍酷毒爲罪四也比直山東饑莩枕藉揚州水災剥削流竄而勢必取盈無名派擾去歲塩盜幾聚爲亂動搖國本斲傷元氣爲罪五也乞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耳章下吏部覆奏從之南北商民歡舞于道

收嚴嵩子世蕃及羅龍文詣京

初世蕃編戍雷州行至南雄而返而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爲逋逃淵藪有巡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營建室宇聚廝役四千餘人晨集夜散詭

秘叵測。袁州府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已而世

蕃聞閩廣羣盜欲掠其家。復陰蓄家卒千餘人備之。由

是人心疑懼。嘖嘖不已。潤乃上疏言其狀。請置二人于

理。帝然之。即命潤收捕二人。詣京即訊

十有二月。北畿山東大饑

連年荒歉。是歲尤甚。

乙丑。嘉靖四十有四年。春三月。賑畿內饑民。

時各處饑饉。京師餓殍尤衆。加以疫癘流染。死亡枕藉。

帝欲作粥施餌以拯災疾。輔臣階上言。粥餌之施。有名

無益。況給散無紀。則強壯者幸而關領。老羸者多致踐

踏而亡。帝曰。二事俱增民病。出粟又無多積。衆災難

免矣階曰往歲出粟不過二三千石太倉雖無多積尚足辦此但京師出粟四方貧民聞之多有匍匐而至者至則施畢空歸顛殞道路矣宜令戶部出粟止給京民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一體賑給仍諭遠邇元元各于郡縣候賑勿得來京庶乎全活為多矣從之

三月西千步廊火

帝諭階曰昨火處乃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焉當預計之階上言據宮監左祿云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齎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廊所積乃　先朝遺蹟已經纂修者不必別有計處　帝然之

[illegible]士皇極殿。

賜范應期等、及第出身。

袁煒致仕尋卒。

煒歷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久病不愈、疏乞致仕、許之、卒于途、諡文榮、階請補輔臣。 帝曰、此官宜四三員。 成祖之制有為也、嵩專二十年、欺君肆誑、而畏忌子可怒。階上言閣臣地親任重。 祖宗時每用四三員、蓋不欲權有所專、而先臣亦無敢專者、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欲便其私、于是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矣、 皇上欲復祖制、誠攬乾綱、收政柄之要務、臣以為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靜謹畏

者用之方可望其不專也至于首員但二五員容令解職則彼不得據其位而恩威常在于上矣　帝疑階欲求退讓之階疏謝焉

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

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收世蕃龍文等因檄袁州府細具嚴氏諸𡚁横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其略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畫龍文爲羽翼嚴鵠嚴珍二等爲爪牙窮宄極欲無所不至占會城廢倉吞　宗藩府地奪平民居房而又改祝釐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城列五府分居于父廊廡週廻宇舍環遶以數里計招集亡命爲護衛丁卒森然

分封之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富踰天府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華張象床圍金帘朝歌暮絃宣淫無耻畜養士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並藏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劉相誼文攀鄧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没江廣劫掠士民淫汚婦女府縣禽治招明據矣其家人壽二銀一等數十人怙勢肆惡姦殺吞騙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其陰秘抑捺不知何限且陰結典楧計殺索贓之衆居朝則為寧賢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矣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于未赴伍滕朧請移近衛旣奉

明旨復留在家歟　君爲甚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嵩檢閱其詞而處分之然則世蕃之惡嵩又諉于不知臣未之信也伏乞　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帝怒併世蕃等俱下法司鞫究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直等會鞫明實論世蕃處斬奏上　帝謂階曰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嚴嵩等俱削籍爲民有司拘管當差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餘黨逆邪盡行逐治衆爲按法擬旨進覽階奏論擬上遂斬世蕃于市已而籍其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不啻也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帝不豫。

時帝久御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楹。而披欄藻井

上忽見大錦數團。帝心疑之。諭階內火當慎。且曰天

佑無象。惟逆邪作祟。不可不爲之防。階慰解之。至是

聖體違和。中氣不足。面頰作痛。諭階知之。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俱兼武英殿

大學士。入閣叅贊機務。

時階屢請添補閣臣。帝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所

當獨居。事務繁多。非臣所能獨辦。况犬馬之齒已六十

有三矣。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能周詳。事必遺忘而錯

謬。精神不能應卒。筋力不能任勞。事必遲悞而曠弛。他

日罪愆叢積悔何及乎帝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
言羣臣才品無逃　聖鑒不如簡自　宸衷使政權自
上猶得馭下之要也帝然之乃以謝春芳兼學士入
閣已而俱改武英殿大學士
以郭朴爲吏部尚書
朴服闋復起用之
諭輔臣階內禪
時黑氛擾害帝疑慮之因諭輔臣欲禪位裕王階上
言　皇上百神之主也妖何敢干或左右事有過誤委
諸邪逆以倖免罪責故證以爲眞耳　聖明察之當自
見也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無

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有舉行册立爲本朝彝典此必斷自　聖心使恩出自上乃可耳　帝不許而禪議亦中止矣

五月方士藍田玉胡大順論死

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　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又有元明至顯者亦倖于　帝其徒何廷玉妄製藥物託藍田玉上之田玉道行之徒也嚴世蕃所使來京者言廷玉藥物乃仙箕批製　帝疑之以問輔臣階階力言其詐妄不可用　帝置之先是胡大順亦倖于帝事敗斥去　帝與田玉語偶及大順田玉亦爲　帝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更名胡

以寧薦楊于　帝。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　帝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　帝惡之。然是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　帝。帝頗惑之。欲用田玉等。冀清宮孽。又有謂宮孽非他。乃壬寅冬宮變。誅死枉抑者爲之。　帝以問輔臣階曰。藍胡輩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藍田玉尤甚本無足取。　皇上以百孽擾宮。疑爲道行下獄。有所使然。但宮孽已久。恐非彼所致者。且不能必其用此二人。宮孽果息也。不若治之以法之爲正。　帝然之。因諭曰。此而不治。無以戒來。有謂宮孽爲壬寅枉死者。所爲是否。階上言。藍田玉乃世蕃之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

至于許傳寀肯罪惡尤甚伏望　聖明速斷以消隱憂至于宮孽謂爲壬寅死者有枉此却有見盖一婦含寃三年不雨彼旣生爲貴近歿受枷杻能不爲厲耶但事在宮禁不知枉者爲誰惟　皇上察處之　帝乃命收大順等下鎭撫司考訊旣而招牽陶仲文同渠扶箕帝大怒命悉論死

帝還宮

帝體平復乃自思成還御乾清宮羣臣表賀　帝以乾清宮丹臒渝落不稱路寢命更飾之

六月以高拱爲禮部尚書

時董份被劾削籍以拱代之

有芝生于 太廟。

有芝生于 太廟第三室。羣臣表賀。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陷合州諸處。

有白社田統者。以邪術蠱衆。推百貫爲主。嘯聚數千人。攻陷合州等七郡縣。三川俱震。久之乃平。

河決徐沛漕渠堙。

時河水泛濫。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氾濫而東。平地水丈餘。舟行木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没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餘滯不通。

九月。鑿新渠。

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

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　朝廷從之應期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堙以吏部左侍郎朱衡出督漕鑿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于此疏請鑿之下工部覆議從之自南陽鎮至留城計百有四十餘里

冬十月河東卒叛以趙炳然總督宣大軍務

逮繫戶部主事海瑞于詔獄

初瑞爲知縣發都御史篋中賍過縣境者以剛正動一時至是爲戶部主事抗疏言曰　陛下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銳精未

久妄念牽之而去矣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賦役煩增萬方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言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建宮室工部極力經營買香市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諛之甚也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能

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至今[illegible]尚[illegible]

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　陛下師事陶仲文。仲[illegible]

已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illegible]天

桃天藥。怪妄尤甚。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玄

修之無益。翻然悔悟。日視正朝。宰輔九卿。侍從諫諍。相

與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

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

于皐陶伊傅之列。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民物熙洽。薰爲

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眞壽

矣。惟　陛下留神。　宗廟幸甚。天下幸甚。疏入。　帝大

怒。命逮繫瑞下鎮撫獄。長繫之。

復諭階內禪。

帝因瑞疏諭輔臣曰。今人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疏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安能視事。惟傳繼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上言。瑞誠狂妄。然未嘗一言及于傳繼。臣等不敢聞命。　帝復諭曰。朕承仰天眷。不自謹惜。致此病弱。如能御政。豈能受此人詬詈也。此不可並處。別行計議耳。階上言。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誠不可與並處。惟　聖度如天地。無所不受。況能容所難容。然後見所容之大也。　帝復曰。朕謂不可並處者。乃以旣新其政。其君御此。如忠尊無二。上別于南京。是一宮字居朕。何耶。豈謂海瑞耶。階上言。此天下古今必無之理。

必不可行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十有一月。嚴訥罷。

附錄。礽供用庫匠役名數。先經司禮監太監黃錦查議應留二百八十九名。至是該庫奏乞增收百名。工部覆題。止補舊額。不得增收。嘗庫內臣復行奏乞。階上言。人匠一名。歲止月米一十二石。百名則千二百石矣。原額既足供用。增添實爲虛糜。必不可。乃止。

丙寅。嘉靖四十有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塞。

虜寇西陽河。副總兵任勇率衆禦之。斬馘二十一級。虜乃引去。

二月。諭辛承天。不果。

時承天大誌成。帝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病久
不痊。茲大誌成。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
受生地也。必奏功。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
行。七月終。還京矣。徐階上言。聖躬未復。宜加意靜攝
而乃欲南幸承天。此豈崇護之道。亦豈所以上慰二
祖之心也。其取藥一事。未知皇上欲取何藥。宜開品
味。諭撫按官取進。則聖躬不勞。而坐致上藥矣。帝
又曰。自朕取龍飛諸殿圖閱視。已旬餘矣。遠近皆聞。科
取小民。寧免也。賴天下佑。一行必獲萬康。但先理途居
爲要耳。階又言。前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
躬計。第二爲國事計。蓋已亥至今二十七年矣。皇上

自度精力較彼時何如雖皇穹下佑必獲萬康然聲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廷之適　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而就逸也且巳亥以前邊陲無事彼時且命大臣行邊及增內外城關守禦之備今之邊警將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姦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驚此爲所當計慮者至于有司科取小民誠如　聖慈之所軫念而湖廣兵荒撫按官節次奏陳猶未暇及伏乞　聖明俯亮下悃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乃止

三月吏部尚書郭朴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閣參預機務

時訥以有病告去。乃用朴拱入閣。

夏四月。以胡松爲吏部尚書。

六月。虜寇宣府塞。

總兵官馬芳禦却之。斬獲頗衆。

七月。浙江礦寇掠西安婺源諸縣。

西安縣有銅坑者。每有礦徒竊取市利。而豪右又爲淵藪。以勾致之。爲患不絕。郡縣嘗爲封禁。驅逐之。至姦民不逞者。假以礦利鼓衆。嘯聚數千人。大掠常山西安等五縣。瑑攻衢州幾破之。官兵追逐。乃散。其遊騎突入婺源縣。掠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後以失陷城池論死。久之。以婺源無城。乃末減之

八月。作紫辰宮。

九月。新承天龍飛諸宮。

承天守備上言。宮殿滲漏棟椽朽損。帝謂輔臣曰。龍飛等宮殿。六十餘年矣。今不可草次爲之。前謂一幸必行。可遣官吏建以備之。當下禮工二部先告　顯陵云階上言。宮殿損壞。誠宜更建。但湖廣連被水災。一方之力。必不能辦。尤須爲之計處。　帝問戶部濟邊銀用過幾何。同常支用。當有積者。未可云朕親細事也。天降地產民輸之財。豈可妄費。必須節愛乃可耳。階上言。理財爲圖治要務。　皇上今日之問。乃大計也。豈親細事。戶部誠當節愛尤乞　聖明丁寧之。　帝曰。承天工料。彼

或不敷工部節慎庫助之亦可階復言臣適問雷禮庫中積金幾何禮言每歲料價額派五十五萬兩而負欠過半支用不足已借戶部銀十有八萬兩各工應用矣營繕司見貯止銀八萬雖欲出助亦不能也久之　帝謂階曰南工一時難建姑修隆慶積思二處而已餘待裕時更建遣去官匠令速還京階請　御批行之

新渠成

初衡議鑿新渠廷議從之已而鑿未及半雨潦漲之功不能施于是羣言紛起謂移漕爲失計彈章日上　帝亦疑之衡幾不測力上章言舊渠必不可復新渠必所當開狀　帝從之至是渠成　帝諭輔臣曰衡雖小愆

比拯爲優遝留用階上言衡之治河始而勘議疏濬謂之無愆固不可終能有成謂之無勞亦不可况河雖就成而隄岸尚須營築埽揵尚須建上源當疏下流當濬此必須衡自終其事蒙諭留用知臣下之短而不棄其長眞日月之明天地之度也

復設廣東巡撫大臣

初廣東廣西各置巡撫成化五年御史龔晟等上言兩廣事不協一故盜寇益繁宜設大臣總督兼巡撫而罷其巡撫從之乃復起韓雍爲右都御史督撫其地開府梧州居中節制之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爲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寇潛發去梧州二千餘里移檄往來動經兩

月徵兵未集而寇已捆載去矣上下苦之因建議以二府割隸南贛而南贛去惠潮亦復遼遠況地屬代轄徵發益艱山寇潛滋積久愈甚邇年以來城門不啟道路梗塞矣至是言官建議宜復設廣東巡撫從之乃以李佑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而廣西則隆慶二年亦復設焉蓋因韋銀豹之亂故命殷正茂往撫剿之耳

冬十月復兩淮鹽課舊額

初兩淮鹽課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徵銀六十萬兩鄢懋卿督理時欲以增額為功請加至百萬歲徵不足則括郡縣贓鍰及剝商人餘貲足之商人至有破產者怨嗟載道御史徐爌上言其狀帝命仍照舊額是

歲商人頗安。至是户部復以爲請。帝詢于輔臣。階言其始末。從之。

胡松卒。以楊博爲吏部尚書。趙炳然爲兵部尚書。

胡松卒于官。帝欲用高燿爲吏部。階言吏部須清潔剛毅。燿于二者。似皆未足。遂改博代松。而以炳然代博矣。

以兵部侍郎王之誥。總督宣大軍務。

[附錄]帝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此地當預擇代者。非他鎭比。卿以爲何如。階上言臣觀朝弼所爲。寔無改過之意。且其威權太過。雲南之人。知有土王。不知有朝廷久矣。今爲久遠之計。誠當一處。但彼世守已久。亦難輕

動所以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術蓋欲陰分其權也而土官猛寅等近日奏言軍務當歸總兵或言此乃朝廷嗾使番爾意甚可惡然使真出于土官則其勢又可知矣如得材良撫臣默處得宜然後奏請易之斯為上策惜未有其人耳彼人素言多有為之耳目者萬乞皇上勿露罪之之意機事不密自古所深戒也

十有二月庚子帝還乾清宮壽崩壬子皇子裕王即皇帝位

上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謚孝潔皇后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皇后曰孝烈端順

欽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俱祔　太廟之几室祧　仁宗遞遷之葬　帝永陵

論曰守已於徐少師階處葢見　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擅國柄乃大不然見其所擬　帝一一省覽竄定又有不留數字者雖全當　帝心亦必更易十數字示明斷有不符意則駁使再擬再不符意則劄諆讓或詰責之矣故閣臣無不惴惴懼者自古英明之主亡不受成事相臣銜上裁聲名而已攬乾斷如　帝者幾何人哉　國朝中亦惟　高文及　帝數君爾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至不可測度輔臣欲有所與亦從臾

之或揣摩揮闔之耳而能代有天工哉。帝聰睿夙
成宣哲天縱思與古聖逼動與道法合其財成典章
潤色鴻猷皆有以洗濯千古軼三五而上之亡論東
西京諸盛主也其起弊亨屯攜欲傾之鼎而厝之磐
石之上尤大有鎮于宗祏不淺尠矣則何以故蓋
帝有不世之奇謨六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
獨行五也正世及之大辨復四郊之大禮黜胡主廟
祀革榮國侑享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
迪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
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秉用四偉烈也正嬪御之
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玩外無禽荒不以隆眷而廢

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攝生而廢化裁五獨
行也五行獨至故六謨顯而四烈彰所以駕　二祖
所以邁百王帝道之隆于斯爲極矣於戲盛哉贊曰
於維肅皇神縱自天恢猷敦典室實釐倫功高　六
宗謨追古先享同　二祖百世不遷